

# 激風

2



本刊宗旨：促進文藝·研究思想·認識世界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



勞 動 創 造 世 界 文 明



# 激風

季刊

## 第二期目錄

社會研究	
考试制度面面观.....	方 望..... 2
关于娼妓.....	陈 宛..... 18
報告文學	
世界学生运动透视(二).....	大青树..... 4
余波未息的澳洲反战运动.....	雨 军..... 7
小 說	
新生.....	荫 青..... 9
成熟.....	岳 典..... 14
散 文	
土地·河.....	怀 士..... 12
一个白眼、一杯热茶.....	冬 杏..... 13
寓 言	
苍蝇.....	人 ..... 11
蝙蝠.....	华 ..... 11
詩 歌	
我们的咀吧要说话.....	德 彪..... 16
钢.....	史为群..... 16
珍厂跟车.....	庸 夫..... 16
年青的輓歌.....	游 军..... 17
「救救孩子！」.....	歌 奔..... 17
雜 文	
也谈风雅.....	阿 牛..... 20
杂谈奴才.....	刘天平..... 21
照片和「慈善家」.....	江 羽..... 21
「慈善事业」.....	妙 ..... 21
中元有感.....	心 ..... 15
歷 史	
王安石变法始末(下).....	文 风..... 22
經濟評論	
阿拉伯石油的前途.....	莽 文..... 24
藝 壇	
认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体系(上).....	云 峰..... 26
哲學與思想	
正确对待困难.....	芳 ..... 29
几个有趣的哲学问题.....	老黑奴..... 30
读者来鸿.....	..... 31
编后话.....	编辑部..... 31
封面设计.....	邱瑞发.....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编辑者：星大中文学会激风编委员

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发行：万里文化企业

印刷：东艺印务公司

定价：每本叻币三角

# 考試制度面面觀

方望

应付考试似乎是时下一般青年学生读书的整个目的。考试制度使到多少个本来应该是年青力壮、生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变得暮气沉沉、闷闷不乐、精神颓丧、茫然若失。在传统的考试制度下，考试及格者才能升班，不及格的必须留班或离校；至於会考，就更是影响个人「钱途」的人生大事了！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考试制度是否一定不能废除呢？学生们付出的一切为了考试、为了文憑的代价是否值得呢？本文谨根据传统考试制度的优劣点来分析这些问题。

### 中国的科举制度

中国的考试制度始於隋炀帝时代，到了唐代开始有了完密的组织而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唐太宗就曾用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僚。当第一届考试举行的时候，唐太宗亲身跑到考场巡视，看见考生们情绪紧张、精神恍惚的样子时，不禁高兴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僚的一种办法，它是封建经济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更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产物。那时学堂所教授的课程绝大部份是封建主义的统治学说——经学。因此，科举制度和学堂成为了统治者控制知识份子的思想的工具。一般知识份子所读所学的都是统治阶级的哲学，他们的思想既然已被纳入「正轨」中，自然不会想到和他们的主子们捣蛋，同时科举制度依照统治者规定的标准一重重地去选拔人材，再由统治者派到各地去做官，因此在施政上，他们也必定完全符合主子的意旨，做统治者的忠心爪牙。

唐代的科举制度被以后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沿用为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一直到了清朝，考生竟达每年两百万人之多，但只有极少数的考生能通过重重考关而达到做官的目的。

### 西方国家的考试制度

西方国家的考试制度的历史也非常悠久。譬如很久以来就在英国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就是利用学生之

间的「竞争」来达到维持一定水准的目的，而耶俗学校（Jesuit School）的考试则被用来作刺激学生求学的动力。一七九〇年开始在美国哈佛市举行的考试，目的也是在提高学生们的「求学」的兴趣。

此外，这些考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经过了重重考试后，通过它们的就是「成功」者，有机会在政府部门或商业机构担任高职，领得优厚的薪金，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因此在淘汰制度下硕果仅存的一些考生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忠心奴仆和宠儿。

### 考试制度的优劣点

如果把一些西方「教育家」所谓的「考试制度的优点」综合起来，可以分为下列四项：

- (一) 考试制度是维持学识水准的好办法
- (二) 考试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能
- (三) 考试制度可用作教育行政管理的工具
- (四) 考试可用作一种社会管理的工具

考试制度之被用以维持学识水准的手段，主要是依靠「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大部份学生们在经过各种考试大关时被淘汰了，据说这种淘汰结果的剩馀品就是极「优秀」的「人材」！

然而就只在这一个问题上，考试制度已经有许多非常严重的缺点。首先，我们知道，一个对社会人群有用的人，除了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技术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和强壮健康的体格，然而在考试制度下的大部份青年们，都被迫将后者（而且是极重要的）全部置之不顾了，因此，在这种制度下造就出来的「人材」，仅具有跟实际生活脱节的知识，而没有中心思想、身体衰弱的人。

除此，即使在增进学生们知识方面，考试制度也不会带来什么好成绩。长时间的准备应付会考，使到一般学生只顾读考试范围内的书，更谈不上知识与实践相配合，所以学生们所得到的知识大都是「死书」，不但不会应用，其中有些知识甚至没有应用的价值。

再者，短时间内的会考究竟能不能真的衡量出学

生们的水准？不，绝不！在许多情况下，「运气」常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譬如所出的考题、考生当天的状况等等都会影响考试成绩，而批改卷子的各位「考」官的批改法、评分法也大不相同，更加以会考成绩的及格与否、优与劣又有那么硬性规定的标准，这都会影响考试「成绩」的。

考试制度也被用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能，但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当局藉以提高学生们学习效能的，不是有利於人民大众的思想，而只是与学生们自己的「钱途」、地位、利益有关的利诱。在商业社会里，一切制度，一切传统都是在鼓励人们为私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这旧的考试制度就非常适合于这样的社会。如果人们都能摆脱自私的观念，那考试制度就有全盘改革的必要了。

作为行政管理工具，考试制度据谓能准确地测量出在校每一年的学生人数。其实如果有良好的行政机构和准确的统计数字，即使没有考试也一样地能测量出学生人数。

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考试在商业社会里据说能消除阶级之分，使到社会更容易管理。一些教育家认为在考试制度下，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考试而取得一张文凭，不论你的出身是多么低贱、多么贫穷，只要你有一纸文凭在手，社会就看得起你，给你工作，给你钱用，因此，他们认为无形中考试消除了阶级之分。

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呢？首先，教育是投资企业，读书要「钱」，在商业社会中有能力唸到大学的，大都是家境不错的人。即使是穷家子弟辛辛苦苦取得一张文凭，若没有人事关系，并不见得能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又即使侥倖地找到，这也是一小撮「知识份子」的事，而这些「人」在得到良好的生活享受后，也就脱离了他们原来所属的阶级，形成一个新的阶级，根本无从消除阶级之分。其实，考试对社会管理贡献最大的，还要算是它替统治者製造了不少忠心的奴才，维护现状，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並暂时欺骗了人们，缓和了人们不满的情绪，以为文凭果然是「救命符」而拼命只顾读书，不管他事。同时学生们又下意识地接受教授们的奴化思想，压制了自己反传统的进步想法。这么一来，老百姓自然是容易管理得多了。但是，老百姓迟早总会觉悟的。

### 目前世界各地的考试制度

在西方世界里，长期以来，教育政策就是被操纵在少数特权阶级的手里，考试制度既然对他们这么大有帮助，他们自然是大力鼓吹了。故此，在这些国家里，文凭受到重视，个人利益被放在一切之上，学生们被鼓励去死读死背。

自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教育实行改革以来，这些国家的大学生在大学理事会中，获得了若干席位，能够

提出学生们对学校的行政、教材与考试的意见。这虽然和西方制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还是保留了考试制度的原来面貌，加上在近年来的「利润计划」下，教授们无论在生活享受上和考试制度上都有无上的权力，这一切便使到这些国家的教育改革只是有名而无实。

在一些新型的社会里，考试制度已经逐步被废除，而被新的教育制度所取代。在新的制度下，考试再也不是决定升留级的难关，考试不再受重视，学生们被鼓励活学活用哲学思想，而不是死啃死记书本。

### 学生们对考试的看法

对于这种种的考试制度，学生们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在世界学生运动中曾发出响彻云霄的呼声的法国学生们，就曾说过：「考试，是学校当局对学生们压迫与控制的最狠的一着，考试决定了学生们在社会里的价格，考试也强迫学生们去接受教授硬塞给他们的想法。一句话——学校当局利用考试制度严重地侵犯了学生自主。」

根据本地报章的报导，近年来中国学生对考试的想法显然是起了革命性的改变。其中一篇报导说：「自从中国实施新教育制度以来，学生们已能学以致用，把已学到的知识，立即与实践配合。学生们现在是活学牢记，有效地利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再也不为了考试及格而读书，而不照顾到其实际价值。」

### 结 语

如果只把考试当作辅助性质的衡量学习进度的方法之一，而不以它来决定学生们的升留级，则考试还可能有一些用处。生活在七十年代的今日，我们不能再迷信於考试会解决前述的种种社会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考试制度是一个社会问题，它跟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会中其他许多有关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考试制度不可能自行废除，然而这一天的到来，也必定只是时间上的迟早问题罢了！



## 世界學生運動透視

(二)

大青樹

### （一）意大利的學生運動

意大利的學生運動帶着嚴重的反叛性。雖然意大利的學生運動有着它本身的特点，有其發展的特定因素，然而它的发展和点燃显然和整个世界的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越南战争，中国的文化革命，法国的风暴和美国的群众运动都对意大利的學生運動给予很大的刺激及影响。

#### 腐败的教育体系、沉闷的的大学生活

意大利的教育体系到处充满着压迫及专制的现象。大学里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少数的几个教授手中，这些「教授」掌握着大学行政的最大权力，而且他们往往都是大学外的「大人物」——若不是国会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工业界的名流显要。举个例子：欧战后，几乎所有意大利的首相没有不同时兼任大学教授的。

学生们一踏进大学就要面对一种传统的死板的课程。这些沉闷的发霉教材往往都是根据那些「教授」们个人的胃口而编写成的。对大部份的学生来说，进大学唯一的目的和唯一不能避免的时刻就是参加年终的考试。奖学金少得可怜，因此只有那些家境较好的学生才有闲暇来上课。在杜林（TURIN）有二万人注册为学生，但只有七千人来上课，其余的人需要全日工作！上课对意大利的学生来说是一件苦闷的事，教材是陈旧落伍的，而教授们的讲课方法更是一点都不吸引人，通常是将课本和讲义从头到尾唸过一篇以敷衍了事。讨论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阅读第一手的材料是从来就不被鼓励者。另外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如果有一天所有注册的学生都要到讲堂上课，那么七十巴仙的学生只得在讲堂外面「听课」了。例如：在杜林大学注册就读拉丁文学的学生有九百人，但讲堂的最大容量只有二百人！不过很「幸运」地通常不会有超过六十人来上课的！

在意大利，大学生生活是沉闷和机械化的，就是高中及一些专业学校也是如此。大学及高中生活的最大分别只是：在大学里，一个人的兴趣显然地是有意被缩小及被切成碎片了。如果只是学校里课程繁闷还罢了，但是学生们发觉毕业后又要面对求职的困难，他们发觉在大学里花了几年所接受的陈旧训练一点用处都没有。工科的学生毕业后还得接受（on-the-job）训练，其他文科、哲学、物理、政治等学科的毕业生求职的机会更少得可怜。由于学校及社会上的各种压力，长期潜伏在学生内心的苦闷、悲愤已经渐渐地发

展到难以容忍的地步，而现在已经开始爆发开来，并以行动向社会进行控诉了！

#### 公开「反叛」的开始

一九六七年前，能为学生们提出一些「抗议」之声的學生組織只有一个——全国学联（UNURI）。但是由於一向来 UNURI 是一个官僚作风很重，头重脚轻的组织，一般学生们对它都是持着「视若无睹」、「可有可无」的态度。即使在學生問題上，UNURI 很少引起过学生们普遍的注意、更不用说发动学生了。

UNURI 不得学生们的拥护，除了它本身的官僚作风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它不肯认真地去探求学生们不满情绪的根源及其程度。因此到一九六七年，当学生们不满现状的情绪发展到公开「叛变」的时候，这个全国学联已被广大的學生完全丢在一边了。

虽然意大利學生较直接感受到各种压抑，然而像「自由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越南战争往往是学生们大规模反叛行动的导火线。对激进派的学生来说，人民为争取自由及尊严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和意大利左派政党的妥协态度格格不入的。越战，加上美国国内黑人和学生的斗争，法国、德国的學生運動，及中国的文革的冲激，使学生们越来越觉得他们必须对存在于社会里的各种醜恶势力，各种魍魎进行公开的、不妥协的挑战。

一九六六、六七年，意大利有过好多次的反越战大示威，但并非所有参加示威游行的學生都是反帝为已任的。道义及良知推动了自由主义者也参加了反战游行，然而大部份學生的行动却是由於长期受了意大利式教育的沉重压力所引起者。但不管如何，越战确实引起了学生们的注意。一九六七年，有两、三千學生到杜林街头参加反越战游行示威，警察过份的、残酷的镇压，终于引起了学警的大肉搏，对许多意大利學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有组织的暴力镇压。这件事过后，许多學生表示他们对整个社会体系越来越憎恨，越来越不能忍耐。

#### 杜林學生的反擊

杜林街头的冲突激发了学生们对改革的强烈要求。在杜林街头的血腥镇压事件发生后不久，杜林大学行动当局便开会讨论要将大学校园迁出杜林市区。有几百位杜大学生签发一份请愿书，表示他们反对将大学迁移到市郊。但请愿书根本不被考虑，於是引起学生们的静坐抗议，而学校留局招来警察将抗议的學生拖

走。然而学校行政当局的这一「胜利」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三天后，二万七千八百位学生分别占据了各个学院，同时清楚地说明：「除非当局允许大学生对迁址事件自由讨论，否则他们决不妥协；由於当局不鼓励合理的讨论，因此只有在他们的占据下，合理的讨论才有可能。」

在「解放」的学院里，讨论会热烈地进行着，而讨论的内容也很快地从单纯的学生权力问题而伸展至更广泛的问题，诸如越南战争、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侵略、教学方法、哲学的科学精神、大学在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心理分析（做为一种了解社会压迫现象的分析工具）等等。学生们发现这样的讨论会是紧张、有趣，而且更能「适当地使人认清问题的本质」。经过了漫长的一个多月，学生们提出了他们的要求：

(一)大学的重要决策应在学生大会上(general Assembly)决定(即直接由广大的学生决定，而不是通过「代表」参与讨论)(二)学生对研究的对象及范围，怎样去研究怎样去做都应该有自主权；在需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请求「专家」的帮助。而这些「专家」并不一定是教授们。(三)废除考试制度及取消颁发等级(GRADES)

杜林大学当局决定，暂时将大学关闭，(由十一月至十二月尾)一直到第二年一月大学才再开课。开课后学生们又大事活跃起来。学生们自己举行的讨论会显然比那些沉闷的正课(LECTURES)都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后来杜大学生决定发起一项他们称为「白色」的占据行动。(意大利人常称工业上的怠工抗议为「白色」罢工。)活跃的学生份子又开始回到教室和讲堂里向教授们对各类问题的观点，当场提出挑战，要求辩论，这一战略澈底地暴露了教授们的专横，使许多「冷漠」的学生也逐渐投身到运动中去。

以后的几个月里，各学院建筑物的控制权不断地从学生及警察的手中转移更替对许多学生来说，在这一年里他们真正学习到了许多东西。本来只为考试而读书的意大利学生也开始注意马克思、胡志明、奎瓦拉等革命人物来了。於是杜林大学渐渐成为意大利大学运动及讨论的中心。

### 罗马学生也起来了

罗马的学生运动显然比之杜林更富有政治性。右派学生组织的有由莫索里尼追随者所组成的法西斯集团，左派的学生组织体系则很复杂，意见分歧，有意见共的成员，也有奎瓦拉的崇拜者，有亲北京者，也有亲苏联者。他们除了对越战问题外，对其他问题的看法很少相同，即使对越战本身，许多方面也都未能一致。虽然以前左派学生曾经有过一个组织鬆懈的反帝联合组织，但并没有多大作用。一直到了一九六八年二月，在佛罗伦斯，警察冲进大学校园内，驱散正在该处举行大会的学生，这种野蛮的血腥行为引起了罗马大学生的愤慨，激进的学生於是便召开大会，发表声明，谴责警察的残暴兽行，声援佛罗伦斯的大学生。参加大会的人数出乎意料之外地众多，群众情绪

非常激昂，会议后学生们决定占据罗马大学整个学院。

整个来说，这次罗大学生的「占据」行动不能算是很成功的。首先，参加占据行动的学生不很多(白天三百人，夜里只有三十名左右)因此他们有时要被迫关起门来以防止法西斯份子及军警的袭击。其次组织鬆懈，因此他们对学生的权益并不能提出具体的主张及全面的策略。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这次「占据」学院的行动却成为罗马学生运动的导火线。几个星期以来，好几百人朝夕相聚在一起，这群人尽管在思想上未尽完全相同，然而他们却共同分担着饱尝警棍的危险以及遭受法西斯份子袭击的忧虑。这群人由於这次的相聚增加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而且感觉到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无形中促进了他们的团结。

其实罗马大学的学生不多久就开始面临新的考验了。有一天，罗大学生到被关闭的绘测学院开会，在会议进行中，学生们发现他们已被大批军警包围，并被命令全体学生走出该院的建筑物。学生们依言走出来，竟被当场殴打！第二天，愤怒的旁观者、同情者以及前一天的「逃生」者在巴米奎拉公园(Valle Gillieia Park)集合，採取报复行动。几千个奋不顾身的学生们的猛攻使措手不及的警察感到惊骇。在警方增援部队还未到达之时，许多警车已被推翻及焚毁，虽然冲突结果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了伤，并有二百五十位学生被逮捕，但罗大学生在巴米奎拉公园的胜利是当年春季整个意大利学生行动的最特出表现。巴米奎拉公园之役引起了全欧学生界的普遍关注。

两天后，学生们再度占据了文学院、法学院、哲学院、物理学院及绘测学院等。大学重组的要求已变成过时了。占据者的兴趣已集中到研讨越战、美国黑人和黑权、中国文化革命以及意大利大学组织的基础等问题上了。

两个星期后，大约一百五十名法西斯党徒，(大部份不是学生而是年纪较大的成年人)挥着木棍冲进「解放」的学院(意大利学生称被他们所占据的学院的行动为解放学院)，向学生进袭，而警方竟坐山观虎斗，很久以后才加入战斗，至此占据行动才稍告一个段落。

不久意大利的学生很快地将斗争扩展到校园外。同年的四月间，他们发现原子、细菌及化学机构正在大学内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便发动了学生到有关机构，举行静坐抗议，结果招来警察的血腥镇压。但学生们并不为强暴所吓退，为了抗议警方的野蛮行动和对被捕同学的虐待，学生们又到 Palace of Justice 前举行和平抗议示威。这次示威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直到学生们开始散开，准备回家去的时候，警察突然向学生冲锋，结果有一百九十名学生被拖走，此外有好几百人被打伤。

五月，意大利举行大选，学生们才有机会喘了一口气，他们对支持那一个政党毫无兴趣，他们只是需

要一些时间来调养，以恢复元气。但在这年的五月，法国发生了一场接近「革命」的学生运动。有不少罗马大学生跑到法国去和法国学生一起在街头并肩作战。那些留在罗马的学生正渴望地等待着法国方面的消息。并对每一个从北方传来的讯息进行热烈的、严肃的讨论。

六月初，一个支援法国学生的示威又演变成了暴动。学生和警察在狭窄的、以工人为主要居民的街道上展开肉搏战。在这次的行动中意大利学生也采取了法国学生的方式，设置障碍物、焚烧车辆，但是当地市民的反应很冷淡，这使学生们感到很失望，於是他们又跑回大学里去了。他们要求舆论自由，有自由抗议的权力，和释放被无理逮捕而被关在牢里的同学们。

激进派和法西斯派学生之间的斗争一直继续着，并且常常引起殴斗。经过四个月不停的战斗、演说和讨论，成百个学生被关在牢里，有许多学生则回家去好好地睡一觉，然而每天还是有四、五百名学生在他们所占据的建筑物内进行连续四、五个钟头的讨论，和辩论如何去唤醒工人弟兄，如何去进行今后的斗争。战斗虽然暂告平息，但这是更激烈的有计划的学生运动的先声。

#### 问题在那里？

意大利学生激进行动的发源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境内的反战斗士。几乎所有在六八年春季所发生的学生事件以前都有，不同的只是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并非只是区域性，而是全国性展开，参加的学生数以万计。在这个时期，学生和大学当局的紧张关系已濒临决裂点，越战更加强了学生们的反抗。各种原因揉合的结果使到苦闷但具有政治思想的学生加入了激进派学生的反对权力主义 (Authoritarianism) 的斗争中，而且他们也把斗争扩展到校园外——在工厂里、在越南问题上。

学生们多年来已和意大利左派政党的距离越拉越远。这些政党——包括意共 (PCI)，社会党 (PSI)，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 (PSIMP)，尽管他们的先辈是怎样地雄辩和富有革命性，现在已越来越官僚化、形式化，往往只是沈溺於选举上的技巧、结果，而离开了革命路线。要不是他们在某方面尚和工人阶级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很难使人看出他们和其他保守政党有什么不同。六十年代的初期，意大利曾发生过许多激烈的罢工行动，而在意共 (PCI) 控制下的一个全国性的工会 CGIL 的表现大大地令学生们感到失望。CGIL 立场根本是动摇的，作风是孱弱的，他们与其说是工人的代表，毋宁说是工人与大老板之间的调解者。他们冲淡、降低了工人的要求——大则为工人对参与生产管理的要求，小则为工资及退职金的问题。

学生远离这些腐朽的政党，加深了他们对第三世界斗争的关怀。他们发觉中国、古巴、越南，而绝对不是苏联，才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真正支持者。在对越战的

立场上，意共表现着冷淡和投降的态度——一种乞求「和平」，而不是希望革命人民胜利的态度——显然使意共的信誉在学生眼中落到最低格。

激进的学生开始注意及研究中国的文化革命。他们逐渐发觉到革命并非是一阵子的事，而是对社会里，以各种面目在各种机构出现的阶级统治者的不停的、长远的斗争。唤醒人们对改革现状的要求，在思想意识上的革命性改革应该是随时随地都要进行者，而并非只是「革命时期」的事——所以为什么不在现在就开始了？既然中国的学生在文革上能起带头作用，为什么意大利的学生又不能？如果斗争一定会在各种机构发生，为什么不从大学开始？从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出发，并从自己的斗争中，加强了他们对水深火热中艰苦奋斗的「第三世界」的人民的同情与关怀。

一间合理的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训练学生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利用这种能力去分析。去寻求解答各种社会问题。以反对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并提出批判和纠正，以期促进社会的进步。然而意大利的大学不但不鼓励培养这种技能，相反地却在灌输一种权力主义理想 (Authoritarian ideology) 『大学教我们些什么？那就是「命令」和「服从」』 (To Command and to obey) 许多意大利的学生都这样地向来访者表示。通过一连串的比赛，大学将学生分为两类：一是「精英」——即 commander，是将来的教授或行政人材；另外一类是 obeyer，即较「高级」的工人——将来的技工、白领人员。这并不是说大学直接训练学生发施号令；但是教授和学生之间的悬殊关系，很明显地告诉学生们必须在 Commander 及 Obeyer 之间做一选择。无论如何，只有很少数的学生才能成为高高在上的 Commander。这样儿的教育，将人分成了二个不同的阶级，学生们并不以为权力只单单是存在於一个现代工业化的社会里的大学中的一项封建产物，相反地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是普遍地存在於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是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将人划分为生产者及资产拥有者、工人及老板、学生和教授。(意大利学生在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及权力主义 Authoritarianism 两者之间画上了等号，对於他们这两个字乃通用者)。

#### 直接民主，直接行动

意大利学生对权力主义感到极端的痛恨，因此他们强调直接行动 (Direct action) 及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 意大利学生的所谓「运动」(movement) 既没有名称，没有会员，没有条例，也没有所谓理事 (Officer)。一个意大利学生说：「学生在『运动』里，就是说他参加了示威及大会。他们的「运动」也无所谓固定的「领袖」或「发言人」，在大会上的学生领袖都是临时被学生们推举出来的。除非他在辩论及行动上都很突出，否则他的「领袖」地位很快地就会被别的更有魄力的学生所取代。学生们所提出的决议，各种策略，及下次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在大会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决定的。

# 餘波未息的澳洲反戰運動 兩軍

近几年来，在西方世界里，反对越南战争的呼声响彻云霄，在英美各国，反战成为时代的口号，它加速了千千万万西方青年的觉醒，也使人们对这社会丑恶的一面和越南战争增加了认识。

在一向平静的澳洲，七十年代的到来带来了空前的反战运动。自从澳洲政府追随美国政府的出兵越南政策，派兵进入越南以来，已经有超过五百人阵亡。保卫国家、防止敌人的侵略本来是件好事，但任由当权者支使，冒性命的危险去加入这场不义的侵略战争，是否是值得的呢？又由于所谓两党「议会民主」制度使到澳洲人无从表达自己的反战观点，无数愤怒的青年纷纷拒绝参加强制的国民服役，目前已有三千多人公然抵触「国民服役」法令，纷纷逃离澳洲或躲藏起来，有的甚至干脆进入监牢，以示反战的决心，而成千成万的反战同情者也分别于今年五月和九月涌入街头，参加了澳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

当笔者执笔时，九月的反战示威已经过去了。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警方竟以暴力对付示威者，使政府的越南战争又蒙上了一层更黑更浓的阴影。

## 第一次的反战示威

在澳洲，反战运动是由一个越南反战团体(VIETNAM MORATORIUM)组织的。它的负责人包括了许多出身不同的人，有澳洲工党党员、职工会领袖，在籍的大学生和教授等。虽然工党并没有正式支持这场示威，但却有许多工党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反战运动。反战运动的目的在于唤醒社会人士的注意，以便阻止政府进兵越南。

今年的五月八日，大约有十五万人在全澳洲各大城市参加了反战示威，他们从各个角落涌进市区的主要街道，占据了街头，举行集会。据报导，单单在墨尔本(MELBOURNE)就有七万多示威群众，中学生

\*\*\*\*\*

## 意大利学生运动面对的困难及其展望

只有学生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彻底改变社会现状的；他们必须和各行业的广大群众力量相结合才能有所成就。工厂里的蓝领阶层是一股要争取的强大力量，但是学生与工人之间尚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这包括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教育水平的差异。但最大的阻碍力量却是来自意共控制下的职工会CGIL。虽然学生们攻击这些工会的「领袖」的官僚作风，但学生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工会是工人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维护工人阶级的一些利益。这些工会「领袖」不时指责学生为「冒险份子」，而认为他们应该将活动极限在校园内以及大学问题上。另外一个阻碍就是学生们尚乏处理事情的圆滑手腕，因此，虽然和军警交锋时他们显得相当突出，但和自由主义较量时就

和大学生是这次示威的主干，仅仅一间雪尼大学就有六千多名学生参加示威，这数目几乎等于该校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 九月示威前的发展

第一次的示威过去了，征兵制度依然施行如故，澳洲军队也没有从越南撤出，青年们不得不再度行动起来。这一次的反战示威是在九月十八日、十九日和廿日举行的，其目标比以前更明确，它们是：

- (一)立刻撤退所有在印支的美国军队，澳洲军队和其他外国军队
- (二)立刻停止对西贡政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
- (三)立刻取消任何形式的强迫征兵制度

执政的自由党与乡村党联合政府因为害怕上次反战示威所取得的成功再度于这一次示威中表现出来，尤其害怕它会对选举产生不良的后果，于是便在九月示威前大事宣传将以「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来对抗反战示威者的「非法行动」和「暴行」，同时又指责示威者没有申请警方准证，并恫言将利用警察对付示威者。另一方面，反战组织却指责警方不给予合作，拒绝他们利用公园集合，而使他们不得不跑到街头示威。

至于工党的最高领导层，早就公开表示他们将不支持这次示威，因此有人怀疑示威的声势将因此而受影响。

## 第二次的反战示威

由于上次的示威在和平的气氛中举行，所以没有人料到警方会对这次示威采取暴力镇压。

九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来了，虽然政府当局多方恐吓将采取强硬行动，而各大学府的考期已近，但示威人数未受影响，十多万人涌向各大城市，参加了第二次的反战示威。

\*\*\*\*\*

没那么顺利了。但是有理由相信这种种的阻碍并非是不能被克服的。第一，意大利的工人和资方之间普遍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矛盾，许多有关工作条件及薪金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而长期的平静似乎不大可能。第二，学生主张直接民主，所以强调学生亲自和工人们直接接触，而非由两者的代表代为联络。因此他们之间的了解必然加速。

从社会学及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意大利的学生运动不能算是成熟的。他们缺乏这两方面的敏锐性。他们对有关如何发展新的生活以及如何去增进他们和下层人民的联系上都提不出具体的、有效的主张。尽管如此，如果社会基本的矛盾没有解决，教育系统没有改善，则他们的运动是不会停止的，而且随着各种矛盾的恶化，他们更可能发展成为一股不可漠视的力量。  
(本节完，本文未完)

在墨尔本，大约七万名示威者游行到市区，占据了市中心约半小时，并举行静坐抗议示威，静听从播音机播出的阵亡军人的名字。虽然有四个人被逮扑，但比起别的城市，这里的示威气氛算是非常轻松的了。

在雪尼 (SYDNEY)，当大约两万名为示威者于九月十八日下午从各地区游行到市区时，遭遇到警方的阻挡，成千成百的警员被调到这里执行他们的「任务」，大多数示威者被驱赶到行人道上，另一部份则被警员们包围起来，动弹不得，这时，脱下了证实身份徽章的警员们竟对示威男女青年拳脚交加，并且逮扑了约两百人。

在工党执政的南澳洲境内的奥地叻 (ADELAIDE)，警伯们也大显身手，逮扑了一百多人。据报导，这些被扑者大多身受创伤，有些在被推进警察车时还流血不止。

### 反战示威的余波

示威结束后，三百多名被扑者纷纷被控以「阻挡

街头」或「以粗语伤警察」等罪状。澳洲各州政府也纷纷发表声明，大肆渲染这次反战示威失败，藉以抵消示威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示威者、舆论界、报界都指责警方蓄意伤人，而示威者更坦白地指出这次镇压行动是警方故意制造出来，以便逮扑更多人，并使政府能够在「法律与秩序」的口号下获得更多选票。另一方面，政府却辩说警方维持社会秩序有功，示威者因为诉诸暴力才被逮扑，而南澳洲的政府更决定设立一调查团来调查九月十八日的示威事件。

据一些被逮扑者说，他们大多是先受警员们踢打了一顿之后，才被关进警车的，他们「阻挡」的是警员的拳头，「伤人」的是警察的「粗语」。更有甚者，一些未达十八岁的示威少年在警局里被强迫承认年龄已达十八岁，得以被逮扑而提控。

总之，反战示威的余波方兴未艾，现在还难断定它将如何发展。但可以肯定：只要澳洲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继续下去，反战运动必定愈来愈蓬勃壮大，而经过了这一次警察的暴力行动，十多万示威者都已看清了西方「议会民主」的真面目。



George Street, Sydney, May 8, 1970: Thirty thousand people march to stop the war.



MORATORIUM and anti-war banners are carried along Park Street, Sydney, during protest march.



ONE of the 100 demonstrators arrested in Adelaide during yesterday's Vietnam moratorium demonstration is hustled away by a policeman.

左上图：三萬澳洲市民于五月八日湧入悉尼市喬治街頭舉行第一次反戰示威。

左圖：二萬澳洲市民于九月十八日，從各地區遊行到悉尼市，舉行第二次反戰示威圖為部分示威者。

上圖：被逮捕的奧地叻市示威者遭到警方的對付。

# 新

# 生

## 萌 青



### (一)

天空是灰濛濛的一片，大雨正倾盆而下，在图书馆门前等着回家的人们是越来越焦急了。但这些贵族子弟们——包括我自己，似乎都不愿意受到「水的洗礼」，大家只顾对着大雨摇头叹息，我更是后悔跑回来校园里。

雨，不停地下着，下着，一个熟悉的笑脸不觉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除了李小玲，这里似乎没有别的人会在雨中为生活而奔波了。

对于她，多重的担子都承受得了，更何况是这点儿雨水？

第一次见到小玲是在去年初，那是新生注册的一天。午后，烈日当头，我正以最快的速度朝向图书馆走去，四周人声嘈杂。笑声、歌声渗杂着像动物似的怪叫声不断地侵袭着我的耳朵，这该是新生们正在「领洗」吧！我倒没这份閒情雅緻去理会他们。突然间，哗哗之声此起彼伏，从前头的人丛中，一个女学生稳健地走了出来。

「停步！」

「Freshette，如果你不停下来，留心老子对付你！」

「Freshette，你小心点！」

「他妈的！简直无法无天！」

那女孩子似乎无动於中，一步步的面向着我走来。当她经过我面前时，我才看清她她那红润、清秀的脸庞是那么的安详，态度是那么的自然。该不会真的是个新生吧！我当时想。

### (二)

一个星期后，我发现原

来她是在我当指导员的那个一年级班上，也就这样地，我认识了她。

李小玲是从华校来的，在班里，她是个非常特出的人物。

别的女学生似乎对功课没多大兴趣，尽在争妍斗丽，昨天迷你裙，今天喇叭裤，明天阿哥哥装，只有她天天以朴素的衣著出现。这种行径不但使男同学们啧啧称奇，也使女同学们有了新的谈话资料。

「这个人真笨，连穿衣服也不穿得像样点！」

「做大学生了，还不打扮打扮，想靠父母亲养到老？」

「李小玲真是怪物！」

其实这样的论调是极其合乎「常理」的，因为一部份女大学生们唸大学的目不外是想多拿张「王牌」——大学文凭，以添做嫁妆，而另一部份女大学生则想在校园里把握良机，物色对象。这原因也怪不了他们，当今这「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每种事物都脱离不了「竞争」的色彩，小如打打麻将，大至婚姻大事，样样都要「竞争」。在这种「自由竞争」中，当然是各自拿出法宝，针锋相对了。真可惜小玲没法子参加她们的这场「竞争」，错过了大好时机。

但我觉得她有自己的一种朴素的美，这种美是其他的女学生们所不能比媲的。

她的功课却又是惊人的好，每次上作业时，总是第一个交卷。渐渐地人们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向她请教功课上的难题了。而她又是那么孜孜不倦地，有耐心地解释着，这终于使许多本来敌视她的同学们对她逐渐产生了好感。

我很想跟这位「怪人物」谈谈，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她似乎每天下午都不在图书馆，也不知她溜到哪里去。

### (三)

终于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了。

那是第一学期中的一个清爽的早晨，我在学生楼吃完了早餐，抱着书本走进图书馆，在三楼的一个角落，我看见了她。当我走上前去时，才知道她原来是在阅读一本新出版的文艺杂志。

「你也看这个？不用读笔记吗？」我惊奇的问。

「读完了，笔记也都借给别人了，在等着上十点的课。」她的回答是那么的坦率。

在这间大学里，借笔记可不是人们想像中那么容易的一回事，有时即使是你的「生死之交」或「难兄难弟」也未必肯借给你，理由无他：每人坚守「竞争」的大原则，不肯让这些名义上是朋友，实际上又是敌人的同学们得到些许利益！

而她竟把所有的笔记都借给了别人，单这点也真够伟大了！

我被她这种精神吸引住了，我们从文艺杂志谈到大学生生活，从大学生生活谈到人生观。想不到她是这么的健谈和爽朗，见解又是这么的清楚透澈，当话题展

开了去，我们也渐渐地变得像老朋友一样的熟络了。

她喜欢笑，从她的笑声中，我体会到她是个非常乐观的人。

谈到最后，她似乎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沉默了一阵子，然后问我：

「成康，你觉得我们这样的大学生活有意思吗？老实说，它和我起初想像中的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在没有进来以前，总以为这里不至於会像朋友们所说的那么糟，现在呢？我实在后悔没有听他们的话，因为事实是最好的证明。瞧瞧四周的同学们，似乎每个人只顾求取文凭，只顾钻牛角尖，对别的该做的事一概不理。在这里，气氛是沉闷得可怕，我也开始有点怀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留下来了。」

这些都是事实。但却也是我所不愿想、不敢想到的事实。

抬起头，接触到她那清澈的眼光，我心虚地尽快躲开她的眼神，深怕她看穿我的心事。

我終於开口了，可是言不由衷：

「当然这里的大学生活是中学时代的我们所想像不到的，但似乎也不太糟，至少大家都很用功读书。别的生活没有，读书生活总是有的。」

「大家用功读书是真的，但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说穿了，大家还不是为了张文憑，将来生活过得更舒适些？有谁会去想到这社会里千千万万正在受苦难的人们？再说这些书真的都是有用的吗？我们将来会不会用到它们？」她显然不满意我的回答。

一连串的问题，使我陷入深思，但我没法子给她满意的答覆，因为我自己也是处在极端的矛盾之中。说真的，我在大学里的几年，书是天天背，夜夜读，但昨天背的，今天忘了；去年读的，今年更是抛到十万八千里外了。难道读书的意义仅在於考试前一刻的死啃死记，仅在於一张文憑吗？当我离开图书馆时，她的声音似乎还在我脑海中震盪着。

这些年来，我一直奋力地挣扎着，避免让自己掉入更深更黑的陷阱中，但似乎又没有跳出这陷阱的希望。我拼命地挣扎，但越挣扎却越发觉自己正更快地往下沉……而陷阱的深处依稀可见大量的金钱、前途、名誉、地位在向我招手。下去还是不下去？我又徬徨了。

#### (四)

在她进大学不过一个多月的時候，校园里竟然闹出了一名男同学想「追求」她的谣言。据说小玲也「颇有意思」。

虽然传说纷纷，但我不敢相信它们，因为这里的诸如此类的谣言多如天上的星星。

果然，当我问起她时，她完全否认有这么一件事，并且说：

「连你也相信这种鬼话？难道爱情真的是这么简单，可以只建立在『追求』与『被追求』之间吗？」

我只好微笑以对，但或许她还不知道，在这里的

所谓「爱情」本来就真的是这一般货色。

#### (五)

不久，我辞去了指导员的职位，于是更难得见她一面了。一直到了第一个短假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我才在校园外的路口处碰到她。

当时，我正在咖啡店里避雨，一个少女飞快的冲了进来，一看之下，原来是小玲！

「平时你不是很早就回去的吗？为什么现在还在这里？」看着她抖落身上的雨点的同时，我问她。

「其实我几乎每天这时候都在这一带奔奔跑跑的，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刚才我是去教补习，每天都有份补习教的。」

「你每天去教补习，这不忙坏了自己？早上要上课，下午又要教补习，真吃不消啊！」

「要不然，我怎么有『资格』唸大学？相信你还不了解我的家境，我目前还需要帮助父亲维持家用呢！」

她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上次我跟你讨论的问题，我已经作个决定了。自从我进大学后，许多应该做的事都没法子做了，譬如帮助一些穷苦人家的小孩子们进修，在以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份，现在是几乎停顿了，跟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和老一辈的叔伯们，也渐渐地失去了联络，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工作更是停止了，而为只为了这一纸文憑？这些日子来，我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我还有必要留恋於这鸽子笼似的大学生活吗？我終於渐渐地想通了，以前我是被蒙住了眼睛，我相信现在我应该选择我认为对的事情去做了。」

我想开口，但觉得没有话好说，因为几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直想做的事，今天全都给一个小女孩说完了、做完了。我，除了在心中祝福她，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从此以后，在校园里再也见不到她的影子了。

#### (六)

大学毕业后，我执上了教鞭。

有一次，带了整群的学生们到一间工厂参观，竟然又遇到了李小玲，原来她已经成为一个普通工人了。她对学生们讲解产品的制造过程和机器的主要原理，我也在一旁听，而越听越发觉到自己知识的浅薄，觉得自己四年大学教育的失败。大学教育培养出像我这样，只懂得背几行书，而不懂得活用的「人才」，这是社会的损失，还是我个人的悲哀？

讲解过后，我不禁问她：

「你怎样会跑来这里的？」

「我，我喜欢在这里工作，所以我就来了。」她还是那么的爽直。接着，她说：

「我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他们都是顶肯帮助人的，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有时也跟一些青年工友们讨论人生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认识一天天的提高了，我的生活也更充实了，

# 寓言

## 苍蝇



人

苍蝇到处横行霸道！它一下子嗡嗡地飞到粪坑，一下子嗡嗡地飞到人们的食物上，毫不讲情地把制造病痛与死亡的传染病菌带给健康的人们，唯恐人们不早点得病，以致死亡。

真头痛！怎么办呢？有人说买个网罩把食物罩住，那不就十分安全了？不错，网罩把食物罩住，苍蝇飞不进去，确实是十分安全了。可是，当你想吃点东西的时候，把网罩打开时，苍蝇本领真高强，趁你这时防不胜防的空隙又嗡嗡地一声飞到食物上来，把制造病痛与死亡的传染病菌带给健康的人们，唯恐人们不早点得病，早点死亡。

真讨厌死了！怎么办呢？现在看来很明显了，苍蝇是不讲情理的。它生来就偏要与人类为敌，人们怎能与它讲什么情理，什么正义博爱呢？为了确保安全起见，为了杜绝苍蝇捣乱，把制造病痛与死亡的传染病菌带给健康的人们，别无良策，唯有坚决地举起苍蝇拍，瞄准好，朝它的头，它的身，出力劈下去，一举致之死亡！你瞧它被打死的样子，四脚朝天，一动也不动，从此永远安静了，永远不会再到处横行霸道；一下子嗡嗡地飞到粪坑里，一下子又嗡嗡地飞到人们的食物上，把制造病痛与死亡的传染病菌到处传播，到处带给人们了。

如果不把制造恐怖战争的罪魁祸首消灭掉，而想折衷地避免制造恐怖死亡的战争，是不可能办到的。



## 蝙蝠



兽

蝙蝠善于投机。寓言中说：它遇见鸟类的敌人，鼠类的朋友时，就说它是属于鼠类，轻易地逃过了鸟类敌人的伤害；它遇见鼠类的敌人，鸟类的朋友，就说它属于鸟类，因此，也轻易地混过关了，没有受到鼠类敌人的伤害。蝙蝠因此很得意，觉得自己得天独厚，长得既像鸟又像鼠，可以左右逢源，投机取巧，万无一失，大可以安心立足于世上了。

现实不是它所想像那样，有一次，蝙蝠遇见了既是鸟类的敌人，又是鼠类的敌人——蛇，无论蝙蝠怎么花言巧语，一会儿证明它确实属于鸟类，一会儿证明它确实属于鼠类，都不顶用。蛇对它说：「无论你是属于鼠类还是属于鸟类，鼠类与鸟类都是我盘中的美味佳肴！」蛇一说完，就把蝙蝠一口吞下肚里。其实，蝙蝠应该早有省悟：投机取巧并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万无一失的。

投机取巧者迟早要暴露于光天白日之下，原形毕露，那时已经后悔莫及了。



比起大学生活，真不知差了多远！」

我的确必须承认这一切，其实也不由我不承认，小玲的生活充满着信心的笑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我离开工厂前，她微笑着，若有所思的对我说：

「我总觉得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能把握他的生活，不应该屈服于不良的环境之中，而必须能主动地去改造环境，选择自己应走的人生道路。成康，我们还必须在这一方面多多努力，让我们互相勉励吧！」

我点点头，没有说什么，但她的话却在我底心湖里激起了圈圈的涟漪。

(七)

世界上只有三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享受而生活的人，对于他们，没有所谓真理，也没有所谓

理想，一种是对生活环境有所不满，但却不能去改造它，只能跟随「潮流」走，只能被环境摆佈的人；另一种是对生活充满着信心，有壮丽的理想，能把握生活，创造生活的人。

李小玲就是最后这一种人。

多少年来，多少人在这社会制度的压力下，失去了欢笑与希望，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他们是这腐朽制度的牺牲品。

要避免作牺牲品，要创造新的生活，唯有向李小玲学习。

我过了四年大学生活，也浪费了我生命中宝贵的四年时间。

过去，我失败了。但今天，我要重新做起——我要寻回我的生命。

雨还在下个不停，在水滴中，我仿佛看到了正在孕育着的新生命。

# 土地 · 河

懷  
土



我们离开那块土地，告别那条奔流不息的小河时，已经很迟了。

今天，一直下着细雨。泥土是湿漉漉的，同伴中有的在埋怨，说不知道要如何下手才好，但更多的小伙子却是蛮热情的在锄着、耙着。

这块土地是贫瘠的，加上地势的低窪，只要来它一场大雨的话，雨水就捲冈邻近那条河床很高的河水、堆堆的垃圾以及沙石，泛滥了菜田，淹没了猪寮、鸡寮。人们只能爬到亚答屋的顶上，巴巴地望着黄澄澄的泥水，缓缓地挟着翻白肚子的猪屍、鸡禽在流着，挟着人们的希望，人们的血泪……

当水退时，田畦上是狼狈的一片：连根拔起的菜苗只剩下几根孤另另的挂在歪歪斜斜的篱芭上，其他的不见了。满地是东一堆不知哪来的黑油渍，西一堆垢物和家畜的屍身。天灾人祸，到今天仍然活生生的在演着。

然而，今天整天赖着不走的细雨，虽然把那座已经边半倒塌下来的木桥淹得无影无踪，把荒地上的野草淹得半死不活，却掩盖不了我们的热情和活力。在这一直是蔬菜主要供应地的菜坵上，醇厚的人们一直是默默地辛勤着，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各种打击，老一辈的面颊上长久以来因困苦生活的折磨，都满佈着一道道深邃的皱纹，一道道为残酷的现实所刻下的不可磨灭的创痕。年青的一辈，越来越不愿意呆下去了，他们一群群像挣破樊笼似的，投入工厂，奔向建筑工地，往各个角落寻找生活去了。这土地上，只伫候着幼黑的妇女、老汉，从鸡刚鸣过的寒晨，摸黑工作到月亮东升的时刻，摸黑回家。一锄象征一粒汗，无声的悲愤，像那无声地湍流着的小河一样，拖沓无声的岁月。

我们来了。这里的人们带着真挚的笑容迎接了我们。但，我们能作什么？我们能给这里带来些什么帮助？这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一个从来不知道锄头有多重的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喂，把那雪白的衬衫除下，捲高那毕直的裤筒，将这一畦耕过的土翻一翻吧，该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农人们是挺和善的，只看他们在旁边谆谆不倦的教导我们，向我们示范，就足以令人体会到劳苦阶层所特有

的温暖友情和高贵善良的品质了。在我们小伙子豪迈的笑声中，在我们的一些幼稚可笑的举动中，我们也能从他们的脸上找到短暂的笑意，然而，谁又能知道这些笑容背后所蕴藏着的苦楚呢？人家说，悲痛和愤恨往往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兄弟，人们所遭受的疼苦越是深刻，心胸中就越燃烧着汹涌的怒火，人们不是在传诵着不知是从谁就开始说起的一句话吗？「化悲愤为力量吧！」是的，这里有太多累积下来的痛苦，像这里的土地一样，人们在无数的日子里被啜吮着鲜血，苍白而瘦瘪，正如肥美的沃土不断地被蔬菜野草吸取养份，到头来怎么不贫瘠一片呢？然而人们的血还是不停的流着，像那小河的水在川流着一样。一天，雨来了，水泛滥了，那些在腐朽着的会不堪一击的被冲走了。到哪一天，人们的热血也汇聚在一块，澎湃地冲破那腐朽的堤岸呢？

我们在开垦一块芭地。雨还在下着，我们的脚浸在水中，时不时陷入了泥巴里面，手已经起泡了。我们锄着露出水面上的茅草，有时锄头锄得太重，「花啦，花啦」的溅起泥黄的水珠，喷在脸上，和汗水分不清了。就这样锄了好几点钟，奇怪的是大家并不觉得怎样疲倦。主人来了，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妇人，她连声要我们歇一会儿，於是，大夥便有一句没一句的和她聊上了。她说她一世人就这样忙碌过去了，苦多乐少，又说我们这些才有前途。我们只有苦笑以对，不是吗？社会造就我们的不过是舒适的有閒者而已。人们鑽进了「温柔乡」以后，享受固定而且相当的薪金，皮肤好像也变得白了一些，手心也是软绵绵的，呼吸的是都市中的车屎，冷气房里的闷空气，他们又怎能记得起在土地上过着困苦生活的一群呢？甚至，他们还鄙视这群有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的同胞，讨厌这有强烈粪肥味道的土地。果真如此，我们的前途难道真的可羡慕的吗？

一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但大夥同心协力来办，再艰巨的难题也能随心所欲，迎刃而解。我们一行人兴冲冲的干了一阵，便把荒草肃清了。大夥有的放下锄头，捧着主人煮的咖啡在喝着津津有味，有的还是干劲十足的，正在把散乱在四处的野草堆成一叠叠。那些休息着的也抹了抹汗，又生龙活虎般的赶来

# 一個白眼、一杯熱茶

冬杏

从中学时代起，被家庭环境所迫，我便一面求学、一面做着散工，由於工作的關係，接触了不少人，使我活生生地认识到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

有一次，到郊外一间洋楼做工。一进大门便是广阔的草场，走了五分钟才走到那座建筑物。客厅里佈置了四套「沙发」，挂了三幅油画，在一张桌子上摆了一幅五人合照的合家相。傢私虽然不少，客厅却还显得空空荡荡。

不一会儿，主人懒洋洋的出来了。他板起了脸孔，只举起手向我一招，便大摇大摆的往屋后走去。屋后有一个花园，密密的种了许多丛树，挡住了视线，也不知道花园有多深。他把我带到工作的地方，指着说：「这里。」就走开了，好像多开一次口就有损他的尊严，多讲一句话也会消耗掉大量的精力似的。也许他认为从客厅带我到屋后已浪费了他不少「宝贵」的时间。

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时，面对着炎热的太阳工作，被晒得有点忍受不了。背心、裤子、全被汗水渗透了。到了下午二时左右，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而叽哩咕噜的像鼓儿在响的肚子，到这时候已经因为无奈而恢复了平静，可是喉咙却越来越乾。那位主人午睡后正在悠閒的散步，偶而踱过来倏倏然地瞟了个白

眼又走开了。他怎能体会到我饥渴的状况呢？我想，既使他体会到了，也是无动於中的。

又一次，我到另一个地方做工。这次却是在组屋内，单房式的。房间小得很，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就把整个房间佔满了，再也没有转动的馀地。这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却住了一家大小六个人！

主人见到我，很客气地打了个招呼。我刚放下工具，他就吩咐妻子冲茶，坚持要先喝了才做工。我为了争取时间，动手就做。他刚轮完班放工回来，就立刻脱了衣前来帮忙，还不时地叮嘱着要我小心。

这时候，他两个较小的儿子正在吃饭，桌上虽然只有一盘鹹鱼、一碟豆腐，他妻子还柔和地说：「少吃些菜啊！还要留着下一餐的。」

做完工时，满身大汗。他立刻又端了杯热茶给了我。接过了那杯茶，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感到那杯茶也正在沸腾着。我接过来的，已不再是一杯茶，而是一份可贵的感情、是人类的友爱、是人與人之间应有的关心。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唯有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之间，才会有这种关心，才会有这么纯真的感情。这种体会，加强了我对人类未来幸福的信心。



帮忙了。瞧，年青人的活力是多么的无穷无尽呀！每个人似乎都深深爱上了这块土地了。可是，为什么原本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年青人，却一群一群的往外面去找谋生呢？难道他们不喜欢这里吗？这可是一个社会问题呵。蔬菜价格波动一向巨大，水灾虫灾都经常发生在发生，眼看老一辈的艰苦的挣扎了一生，磨灭了理想，他们怎么不感到心寒（这又是「前途」问题了！）而把年青人火热的理想，一股脑儿的飞离这块土地，去追寻他们的新天地呢！这种畸形的现象，是谁造成的？

天在不知不觉中暗了下去，告诉我们不得不向这块土地告辞了。这些善良而生活在饥苦边沿的人们，这些终生在土地上出卖无尽的劳力的人们，我们究竟帮了他们些什么？小伙子们只感到惭愧，大家都嚷着一定要找机会再来这里，向农人们多学习，并且藉此多了解他们的生活。此刻，我们沿着那条小河走出

去，大家望着那水位还很高的流波，忽然都興味索然了，大夥是在替农人们的遭遇感到难过吧？「让不合理的都随着滔滔的流水流走吧！」每双望着滚动的河水的眼睛都彷彿在说着同一句话。是的，年青人有的是万丈的壮志，高远的理想，他们响往着新的生活，对不平的现象，年青人有着特别尖锐的感触，因而，他们在追求一个新的时代，为着同一的理想献出了美好的青春。在新的时代里，该没有这些不平的现象吧？

迟暮中，泛滥的河水渐渐退了。那座半坍的桥因经不起雨水的冲激而完全倒塌在浊黄的水底了。然而，我们相信一座崭新而更坚固的桥樑不久一定会重新被建造起来的。别了！小河。再见吧！这里的土地和人们。下一次我们重来时，您以新的姿态迎接我们吧！

# 成熟

「阿末·陈……………」  
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这样地称呼他。

颀长的身材，皮肤有点黝黑，一张瘦削而被生活刻下了几条深邃皱纹的脸孔，稍微秃着前额，而头顶上却保留着稀稀落落黑白相间的几条曲髮，一个扁而深圆的鼻子正正的镶在两颗深陷的大眼睛的中间，两片厚厚的嘴唇：这就是阿末陈。

阿末本来有一个名字叫陈海，由於他生来模样像一个马来人，又原原本本的是一个华巫混种人，因此，不知那一个取名「专家」，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华巫混合的名字：阿末陈。久而久之，陈海这个名字却少有人知道，而阿末陈则成了他无人不晓的名字了。

阿末的年龄已经接近半百了，他是来自离这小岛相距足足有五百哩远的吉打州。父亲是甘榜里一个和善而勤劳的华人，母亲则是一个温顺肯吃苦的马来妇女。

战前，阿末和父母亲在吉打州某甘榜里谋生。他的父亲原是一个终年累月在田地里胼手胝足的农人，后来，由於生活的日益艰难，就利用閒暇的时间，向甘榜附近的一个市镇用赊账的方法办了一些日常货到甘榜里作点小买卖。这样，阿末一家三口的生活总算还不至于过得太坏了。

可是，战争爆发了，日本「蝗军」的铁蹄兇神恶煞地蹂躏了这个蕉风椰雨的马来亚。

阿末的甘榜虽然贫困，可是还算宁谧安祥。然而战火却不放过这个宁静的小村落，甘榜里的房舍被烧毁了，广莱的田地被遗弃了，甘榜里的人逃的逃，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剩下的祇

是那些老弱妇孺。

阿末的一家也跟无数遭受劫掠的人们一样，当日本「蝗军」的铁蹄一踏进这甘榜后不久，日本鬼子就藉口他的父亲是「抗日份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强拉去，此后，母子俩日夜盼望，然而阿末陈的父亲音讯一点也没有，而他的母亲，也因忧悒而日益衰弱，终於在精神上沉重的打击以及甘榜里的粮食短缺、病痛与饥饿的折磨下离开了这苦难的世间。

此后，阿末陈饱含了一股悲愤的胸怀，离开了这遭受浩劫，满目疮痍的家园到处流浪。他当过散工、刈胶工人、囉哩跟车、码头雇工、咖啡店伙计等等的工作。好容易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日子总算挨过了。阿末深深地嘘了口气，在意识上，总是认为美好幸福的日子已经开始向他招手。

马来亚光复后不久，阿末在一个胶园里当了一名刈胶工人。那当儿，胶价不错，再加上他洁身自爱，克勤克俭的辛劳干活下，生活总算上了轨道，虽然，生活並不算幸福，但在他经过了一段流浪式生活的煎熬下，能够安定下来已给他感到了心满意足了。

不久，阿末认识了同行的一位女胶工，她叫阿珍。他俩从认识而产生了情愫，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於结了婚。婚后，两口子共同胼手胝足地维持一家的生计，日子虽然清苦，但还算过得去。又过了一年，他们生了一个小宝宝，阿末与阿珍可更乐得心滋滋了，而日子也彷彿比以往过得更有意义。

可是，好景不长。「紧急法令」施行后，他俩被赶到用铁丝网围绕起来的「新村」，生活从此像在牢狱里，出入工作迁到了种种的不便。有时，还会在天矇矓未亮之际，在胶园里，不知从那儿飞来一颗盲撞的子弹，生命在那时刻，可说是旦不保夕。因此，在种种的限制与不便下，一家三口的生活已失去了以往欢乐的气氛。

然而，更不幸的事接着又发生了，在那一个时刻，一场人为的灾祸又爆发了。

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里，不知怎的，一批穿着黑衣，矇着脸，手握冷刀、木棍、铁棒等等器械的暴徒，闯进了这军警戒备森严的「新村」，他们无人性地见人便杀、见房舍便烧，整个「新村」顿时变得天昏地暗。阿末的一家，又一次地遭受了灾殃。他眼巴巴的看着阿珍被侮辱后还被活生生地戮死，而他那还不满三岁的小宝宝，也同时竟被那些丧失人性的野兽们摔了个脑袋开花而悲惨地失去了生命；阿末，总算还侥倖，当人们正要把他活捉来「处置」时，他机警地乘着夜色朦胧之际，一口气跑出「新村」，躲在村外的树林里。

这一次人为的灾祸，委实给阿末带来了无比的哀伤和悲愤。眼看着「新村」里到处残垣败瓦，尸体横陈，禁不住潜潜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此后，阿末离开了这遭受摧残得满目疮痍的「新村」，又重新过着流浪式的生活。他终於像一叶浮萍

似地来到了这无亲无戚的小岛，就在这小岛的一家工厂里当个跟车的散工，这时他已是个四十开外的人了。

阿末经历了这一页恹恹人事后，变得沉默寡欢，忧悒的岁月像一条无形的绳子紧紧地套住了他的脖子，使他显得格外的庸倦、沮丧。可是，每当有人在闲谈中提起战争的时候，他总会滔滔不绝地谈着他在战争中惨酷的遭迁。而后，他总是破口大骂那些製造战争的祸首，那些冷血的动物，还有，当人们也谈及那次大屠杀的黑暗日子时，他，阿末更是气得涨红了脸，咒骂着那些刻意製造人与人之间不和睦的魔鬼。是的，战争摧毁了他的家，人与人之间不和睦而引起了大屠杀事件也毁去了他的希望。要把这一切的惨痛经历从阿末的脑子里抹去是不可能的。

每当吃点心或用午餐的时刻，阿末总是到离工厂不远处的一个卖熟食摊去。熟食摊主阿花是一个中年妇女，而阿明，她那十一、二岁大的儿子，却是她唯一的助手。每逢阿末在这熟食摊用膳的时候，在他的脑际里总是迴荡着阿珍和他的孩子，心里想：哎！假如没有遭遇那一次惨绝人寰的劫数的话，孩子可不是也这样大了……。

提起阿明，提起阿明的妈，据说，他们的「命运」也很辛酸，阿末免不了对他们寄以同情。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三年了。这三年来，阿末与阿花母子俩更熟络了，他们往往像一家人似地守望相助。在阿末的心坎里，他是用自己对那已失去的家的爱去爱阿明母子；在他看来，那全然是一片纯洁的爱护，是人与人之间无私的爱，而也由於这样，阿末近日来也不期然地感到爱他人的那一股难以名状的、幸福的喜悦开始滋润着他那本已逐渐枯萎的心。

可是，阿花与阿末的这种普通不过的关系却被一些好事者歪曲而传扬了开去。不久，流言终于被阿花的丈夫听到了，他顿时不问个清楚，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阿花打得死去活来。

一天傍晚，天空正下着霏霏的细雨，四周显得一片晦暗而寂静。阿末这时已经放了工，当他正拐进一条陋巷时，忽地从他的前后窜出了四五条大汉，个个满脸横肉，杀气冲天，阻拦了阿末的去路，当他正为这突如其来的一着感到手足无措时，那夥兇汉已经靠近他，不由分说地抢起了拳头直往阿末的身上各处胡乱挥打。阿末冷不提防的被这突如其来的殴打，击倒在这条陋巷里，他正感到百思莫解的当儿，那夥大汉中的一个气势兇兇地挥动着一只拳头向他恐吓道：「哼，这一次饒了你，下回看你还敢勾引人家的女人！小心你那几隻骨头！」说完，一声呼啸便扬长而去。

阿末望着那一夥兇汉去远了，痛苦地撑坐了起来，抚摸着那些被击的部位。他辛苦地倚着牆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回家去。……

一连过了几天，工厂里的工友们不再看到阿末来上工，而在那挡熟食摊，阿花不时打从心底里惦记着

阿末。她痛苦地祈望着他不致於为了她而遭到任何的不幸。

过了不久，工友们听到那些跑州府的厂里的司机说，他们在吉打州遇到了阿末，据说，阿末自从离开了工厂那一份跟车工作后，就在码头当估里，就在那儿他遇见了一位老乡亲，结果，由於「思乡」心切，就在不久前跟着那一位老乡亲重回到他的甘榜。

吉打州是马来亚的「米乡」。可是，那里的情况跟二十多年前並沒有多大的分别，那边的乡老们依然过着挨饿、贫穷、病痛的充满灾难的生活。阿末·陈在那儿受雇於一个富农的莊园里，他跟千百万个乡老们一样，生活面对的是数不尽的苦难与不幸。譬如，就在不久前，一位乡老为了拾取一些乾柴，在天刚发亮之际带了斧头到树林里砍伐枯枝，可是，突然一阵炮响，把那个乡老的性命夺去了；还有，甘榜里有许多人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个「失踪」了；还有，在某个地方，说是为了「安全」上的理由，乡老们被命令全体迁移，他们只好像逃难一样，个个背起了包袱，离乡背井，赶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去。……

贫穷、饥饿、压迫与不平等等灾难不停地降临在「米乡」的土地上，「米乡」已开始像一座待发的活火山，阿末·陈也跟其他千百万个乡老们一样，饱含了满胸的怒火，准备迎接着那么一天的到来，与乡老们一同投进那爆发中的火山的滚热的洪流里去，化悲愤为力量，把一切的不平与灾难清除出这苦难的土地。

一切的不平与灾难把阿末·陈锻鍊得更成熟了。他要把心中的那一分纯真的爱与恨化为力量，化为一把熊熊的火炬，燃烧着世界黑暗的一角落！



## 中元有感

心

中元节来到星加坡，大地「换」然一新。许多迷信的人们大事筹款庆祝中元「佳节」，以保来年性命平安，生意兴隆。于是，街头巷尾，庆讚中元的新潮、肉麻、大胆的歌舞台四处林立；而一向来庆兴佳节所上演的街戏已寥寥可数了。这大概是人们的敢于破「旧」立「新」罢！？抑或是流行歌曲艺术化，流行歌曲大比赛的结果呢？黄、灰色文化大行其方便之道，那些坐在冷气房中精心策划的「大人」们心中可暗暗自喜了！



## 我們的嘴吧

### 要說話

德虎

我們都有一張  
完整的心吧  
心中的話  
却得不到表達  
可是正義真理  
絕不能被抹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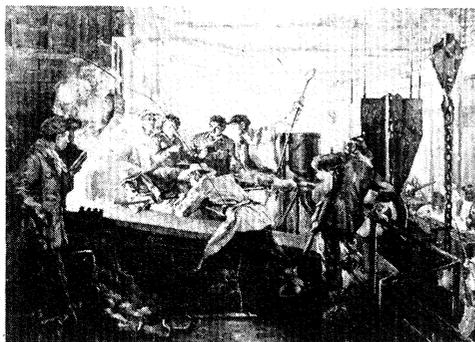
誰的話  
這樣偉大  
把我們启发  
我們再也不能  
做能言的啞吧  
我們再也不能  
任別人踐踏  
我們的咀吧  
要說話  
要說話

## 鋼

史為羣

烘爐火中  
你煉得那麼倔強  
頂千萬斤壓力  
寧可斷  
決不彎

你不愧為英雄  
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要能頂住生活中的浪  
就得像你一樣堅強



## 出鋼

## 珍廠跟車

庸夫

工廠座落工業區，  
資本雄厚，廠房大，  
工人也有百多個，  
跟車工人僅兩個，  
始做珍廠跟車人，  
老板吩咐需勤力，  
三月過後定加薪，  
初出謀生，胆戰兢，  
手拿空珍十二個，  
走起路來搖搖擺擺，  
乒乒乓乓，地上摔，  
趕緊拿起又疊上，  
老板看了，吆喝道：  
「弄壞珍罐照本算！」  
我說沒學拿不慣，  
最好先拿八個走，  
老板却說太費時，  
如果不干，別人干，  
為了生活三餐飯，  
只得硬著頭皮頂，  
虛心學習功夫，  
空珍十二個，雖然多，  
疊上兩個，還能走，  
珍滿囉，啞，無處站，

雙手緊向車頂攀，  
車行快速，够風險，  
急時拼出滿身汗，  
回廠還要拗珍耳，  
拗到腳麻，手又酸，  
老板還說別停車，  
時間不多，趕快拗，  
一個禮拜，轉眼過，  
想想薪水，包不錯，  
珍廠生意如此好，  
如有五塊，不算少，  
誰知薪水，拿到手，  
一天工錢，僅塊七，  
剛够一天生活費，  
車費中餐及茶水，  
塊七，剛好够果腹，  
气愤填膺，問老板，  
老板哈哈裝笑臉：  
「跟車塊七已够多，  
童工一天，仅塊一，  
跟車待遇，還算厚，  
現在失業人，正多，  
不干，早跑別拖延！」  
听罢，胸中，怒火燒，  
怒罵老板，吸血妖，  
吸血敲骨，又吸髓，  
一旦工人，怒填膺，  
吸血屠房，被焚平，  
寄生害虫，全剷盡！

# 年 青 的 晚 歌

军 涛

在白色的晨雾中，  
你的妈妈，  
劳动着颤抖的手，  
从这株胶树头，  
摸到那株胶树头。

在紧封的罗厘车后，  
你的爸爸，  
赤着古铜色的上身，  
想着想着：  
清了这间厕所，  
下一间该在那一个角落？

破陋的亚答屋内，  
飘出了一阵发油香，  
哦！是你？

那过于入时平滑的衣，  
象在夸耀：  
「我不是劳工的子弟！」

五年前的一个黄昏，  
在落叶的胶山上，  
你严肃地作了豪语：  
「为清除同命根者的不幸，  
我决把青春，  
献给母亲土地！」

而今，胶山依然荒凉，  
母土上依然沾满了，  
无数人的泪与汗；  
你那青春的花朵，  
都还未及触着阳光，  
已教一团个人的迷梦，  
罩上了黑网。

也许，  
班底谷的晚风，  
使人沉醉；  
也许，  
高楼的霓虹灯，  
使人目眩；

也许，  
过去的鞭痕，  
再也引不起，  
冲锋的劲！  
也许，  
横写的字母，  
象战车，  
蹂躏了纯朴的心田！

今后，  
一袭白领的衣，  
把年青的愤怒，  
包得窒息！  
而那双刚要跨出的脚，  
又从红泥路上，  
颤抖地缩回！

那双曾是闪光的眼，  
已让尘世的风砂，  
迷住了视线；  
再看不到，  
母亲颤抖的手，  
父亲绉着的肩头，  
……  
只有，  
透过风砂，  
看到了一脸的温柔！

把年青的宏愿，  
轻轻地一笔勾。

胶林下的孩子，  
二月的枯叶，  
正阵阵飘落，  
飘落了……  
那壮丽的理想！  
而尘世的风，  
正把一枝赤道的兰菊，  
化为温室的花朵！

我们的诗，  
暂时没有了，  
豪迈和辽阔；  
因为有一首是写在坟墓上头  
追吊着你的凋落！

这坟墓，  
复上了尘世的土；  
插上了，  
利愁的碑；  
只叫，  
狂妄的虫，  
吞噬着，  
你那，  
曾是坚强的身躯！

夜晚里，  
一声声的鄙薄  
来自，  
对你寄望多深的口，  
在那日夜川流的，  
石头河的，  
尽头！

（编者按：班底谷乃星大校园  
内一个喝茶的地方。）

## 「救救孩子！」

歌 奔

电台天天播唱：  
「可爱的人生……」  
小孩子便学哼：  
「……要喜喜哈哈渡过一生……」

啊！鲁迅——我们伟大的导师  
你听到吗？  
我们激动的心  
也跟着你一样  
有力地响起：  
「救救孩子！」  
——而勇敢勇敢地提起笔……



# 关于娼妓

陳 宛

娼妓是目前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使在一些标榜着“社会主义”的大国家里，仍不免有娼妓的出现，然而另一些国家则早已将它消灭了。最近有人讨论这问题，笔者对它虽然毫无研究，且学识浅薄，但见论者纷纷，中者却无几，所以塗了一些不像样的东西，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共同提出宝贵的意见。

### 一 娼妓探源

娼妓的存在，由来很久。古代的“倡伎”，原指主要以卖唱卖技为生的妇女，但，在酒乐玩宴间，大多的倡伎都免不了当作有钱人的「玩物」，要求当然不只是“唱”和“技”而已。到后来，有财有势之家，更是公开的买卖倡优。财势雄厚的，家中拥有一百几十个倡优，在那个时代中，是很平常的事。更有甚者，这些出卖身肉及色艺的不幸妇女，本身根本没有人权和自由可谈。主人喜欢吗，就暂过寄人篱下的惨澹生活，不高兴时，可能就送给人或转卖掉了。

另一方面，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若干城市的涌现，倡伎也开始由半公开的卖身晋入专门性的营业机构。其实，娼妓的出现只说明在古代封建经济制度下，女性遭受非常严重歧视的其中一面而已。

工业革命后，封建经济随着生产方式的改换而形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资本形态的社会制度下，妇女地位毫无改变，尽管近百年来人们在大声疾呼“男女平等”。但，在整个社会制度没有得到合理的改革以前，我们敢说，这不过是他们的「痴人说梦话」而已。

### 二 不值一驳的谬论

正如许多妇女在经济地位上遭受继续的不合理对待一样，娼妓到今日仍然在社会上普遍存在，遭受着道德上、精神上、肉体上的歧视和虐待。一路来，娼妓问题便在微妙地发展着。许多古往今来的“社会学者”，“性病专家”，“道德家”等一直在或多或少地谈及这一个对妇女来说是个极严重的问题，他们之间有的以同情的姿态，有的则索性以谴责的语气在谈论着，同时毫无例外地做出许多“改良”的“建议”及结论来。例如什么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使他们不再去做不正当的勾当啦，什么要求立法禁娼啦，什么要妓女打预防针，以防性病传染啦，更有什么要求嫖

妓有条件「合法化」以进一步“消灭娼妓”啦，这些妙论姑且不谈（要谈的话牵涉的范围是太大了），就看看各个“自由世界”中的国家，尽管有关当局明文禁娼，但娼妓依然公开存在，可见大家采取的都是一眼开，一眼闭的敷衍政策，因为理由无他，“文明社会里的文明人所需要的呀！”

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娼妓归根结底还是个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这正如黄、灰色文化等问题的实在癥结一样。假如一方面高喊要人民提高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又让黄色电影、书报、歌午横行无忌，这不等于是一面要病人自己健康起来，一面又让他自由的去抽烟、喝酒、吸毒一样吗？再说法律明禁娼妓要不是“例行公事，禁者自禁，嫖者自嫖”，就是有意无意的让它转入半地下式，照旧经营不误，只是更苦了那些娼妓，遭受官方、鸨母、恶势力、拉皮条客的重重压迫和剥削而已。至於其他的“建议”或“改良方案”等，也不用浪费笔墨来谈它们了，只要它们的论调不至於太离谱，我们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 三 问题的核心

每个沦为娼妓的妇女都有一段辛酸的历史，许多人企图把罪咎推到她们自身的爱慕虚荣，或受不良的人的误导，甚至有些西方“学者”还归咎於由于她们生理上的需要而去操行丑业，这些，总结地说，还不是整个社会造成或企图替社会制度进行脆弱的辩护，才製造出来的理由吗？这些不幸的妇女很少会自甘沦落下去的，然而，社会加在她们身上的，是一条条无形的枷锁，跌进了火坑，有几个人能重见光日呢？试想，恶势力的死缠，加上自己本滚利，滚滚本的债务，甚至有些被诱染上吸毒的恶习，就算这些都克服了吧，她们今后的生活又如何解决？她们不为道德传统所宽容，等於说社会摒弃了她们一样，何况，如果社会有让她们就业的机会，谁还想去投入火坑呢？

要解决问题，除了提出它的本质核心，然后再对症下药外，别无他途。

其实，许多问题是不能单就其表面看的，如果单单把娼妓的出现归咎于嫖客的“空虚寂寞”，而不着眼于整个社会风气造成的因素，又如果把妇女沦为娼妓视为是她们“为了求生”的“经济因素”，而企图为社会道德水准低落寻求藉口，这些不是别有目的，就是幼稚无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制度的形成，直接被该社会的经济形态所决定。而文化，道德观念等更是经济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产物了。在许多「自由世界」的国家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社会的实质，大家追求金钱肉慾，讲究物质享受，人们耽于玩乐，自利己主义大行其道，文化又怎么不被颓靡色情的黄色浪涛所泛滥呢？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国家里，人们一直被一种“私有”的观念所灌输，他们非但没有国家意识，也缺乏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感，每个人几乎都服膺于“适者生存”的“竞争”人生观，资本家拼命赚钱，不顾工人死活，这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社会资本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由于生产工具被垄断又由于资本的缺乏，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中自然形成许多人失去从事生产的机会，换言之，在这种经济形态的社会中，失业这一回事几乎是不可能避免的发生。这样，人与人之间缺乏责任感，则道德观念必然低落，嫖客与娼妓之间，宛若一场“买卖”，本来是不正常的关系，大家却都视若无睹，这些在正常的经济社会形态中，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大家的道德水准提高了，人被真正的当作人来看待，而不再是人以外的东西了。再说，在资本经济形态的社会中，一方面由于人们被既成的黄色毒素文化所传染，另一方面，精神得不到正当的寄托，加上被黑暗社会势力所压抑的情绪也得不到合理的解放，则不正当行业的蓬勃发展，能是谁的错呢？而且，在这种经济形态社会中，失业既然不可免，许多无知的少女被社会黑暗势力迫诱而跌入火坑，推本溯源，不能不说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错。

### 四 解决的方法

整个娼妓问题是绕着一个核心而循环相互发展着的。

我们在上面曾指出这问题的核心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畸形现象。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社会财富分配悬殊，男女的经济地位也因此被严分界线，许多妇女非但完全没有经济支配权，而且一向被视为男人的玩物或发泄慾望的对象。另一点是，社会制度养成人们个个变成“私”字当头的利己主义者，大家沉湎于玩乐之中，社会道德普遍低落，不用说“专业”的娼妓，即使是酒吧女侍，夜总会或歌台的歌女，导游社

的“导游女郎”等，几乎都是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的牺牲品。加上这种社会中还有种种主要及急需解决的弊端或矛盾，如通货膨胀，社会阶层之间潜在着的矛盾等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也直接或间接与娼妓有关，如失业问题既是）。正迫切地等待解决，娼妓问题虽是不算小，终究不是主要的矛盾，所以只是让它自生自长，然而，把它忽视而置之不理，或最多作了些所谓“改善”以防止它进一步恶化及蒙骗社会舆论，只有使问题更加恶劣化。大家都知道，在娼妓特别活动的地区，正是性病最猖獗的所在处。西贡的性病在美军驻紮以后，直线上升，便是明例之一。

不过，企图把娼妓问题看成是只导致性病之蔓延的那些「学者」或「专家」，不是故意把问题的本质歪曲，就是根本还没有全面的正视问题。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以这种巧妙的方法来转移人们视线的论调却比比皆是，有意无意之间把社会制度所应负的责任轻轻卸下来，如最近有人进行过什么“娼妓调查”，结果，说什么娼妓如果「合法化」的话，就“容易控制性病”等等，至于什么用意，倒也不必去管它了！

要解决娼妓这问题，首先社会就得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与相应的生活水平，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让人们有健康的娱乐，而摒除一切不良有毒的文化这样，一层层的推上去，我们的结论是，只有着手改革社会制度外，似乎任何其他的方法，都是“换汤不换药”的。

在一些实行着新型社会制度的国家里，娼妓根本早已不存在了，在那种社会制度下，人人有着自己的工作，一切的生产，再也不是为满足个人的需要而进行了，大家奋身投入生产的火炉，只为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已。当然，在这样的国家内，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更是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这样，经济地位的平等，加上人民在新社会薰陶下所具有的新的道德观念，则娼妓的自然消灭，只不过是这种新制度下的一项小成就罢了！

这里，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许多相联系的事物或表面似乎不联系而实际是联系的事物，它们促成的因素往往只有一个，把这因素改掉的话，许多事物就会一起被解决了。固然，实际的施行并不像理论这般容易，但原则上还是说得过去的，我们希望大家仔细想想，问题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但只要大家肯努力，必然有一天会达到目标的。

## 激風稿約

- (一) 本刊为综合性刊物，园地公开，欢迎下列稿件：  
 (1) 文艺理论、艺术创作评论、作家与作品介绍、时事评论、报告文学、名著翻译等文章。  
 (2) 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寓言等各种文艺作品。  
 (3) 历史、地理、经济、哲学、社会科学等知识。  
 (4) 绘画、漫画、木刻、摄影、美术作品。  
 (一) 来稿请用稿纸誊写清楚。  
 (二) 来稿如欲退回，请附上邮票。  
 (三) 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  
 (四)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及通讯处，发表时笔名听便，请勿一稿两投。  
 (六) 来稿请寄到本刊编辑部。

# 也談風雅

阿牛

先声明，我是老粗一个，对于吟风叹月，完全外行，读者诸君如果看了题目，就以为可以享受些情緻高逸的雅论的话，那请他读到这里时，可以“闭目养神”去，以免破坏尊怀一片雅兴。

我并不时常注意什么新闻或报上一些“雅文”之类的文章的，因为生活不能容许我这样做。但，前些时，随便翻开报纸，曾经被一段新闻吸引住。它很详尽的报导那位在大芭窰组屋遭警察包围时，因“拒绝投降”而“在睡房床上饮弹丧命”的“由小盗变成大盗”的“要犯”陈樟来的一段新闻（括号部分是抄自报章原句的）。据报导，在死者的袋里，搜得一封信，大意是责骂双亲没有尽父母的责任，使他“走上这条黑道路”。接着，该报又津津乐道地报导什么死者在右腿上刺有“人似孤鸿岂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的诗句，还乐此不倦地考出该诗句是源出于苏东坡的“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诗”里的两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本来，人死了，便一了百了，若是生前是个“大人物”或“大文豪”之流的，最多也不过来个“盖棺论定”，褒扬一下此公的生前如何“慷慨”，如何“鞠躬尽瘁”等等。对于陈樟来之流的“大盗”，是无须做什么大文章的。不过，报纸毕竟是报纸，新闻若不加些花样，渲染一下，恐怕有损“销路”也。这，看惯了也不觉得怎样，所以不久也就忘了。可是，无巧不巧，不久前又在“随便”的态度下，亿然在同一家报章上，拜读了一篇“雅文”，内容就在谈论陈樟来这“小人小事”。

小人小事在最近也有不少人在谈的，可是，论点不是在批判这些人事物，就是以正确的态度进行讚扬，以长这些“小人”的志气，这本来是一种好现象，是推动历史，创造历史的“小人”翻身的前兆。但，我们这篇“雅文”立论之点正所谓“高人一等”，你看，左一句“赫然有一则颇风雅的，鸡鸣狗盗的新闻”，盛讚“未尝进过学校”的陈樟来所写的遗信“倒也蛮通顺”；右一句针对人家右腿上的诗句，大加品评，先贬后褒，说什么以一个强盗的身份而言，诗句虽不甚合韵，“总不失为风雅”！

哈！在这个时候谈风雅，确是回复到魏晋唐宋之间“超逸”的风尚了。可惜，历史是一直向前发展的，某些人想扭转历史的轮子，或是想以一块小石头堵住这轮子，只是他们尊脑的主观愿望吧了。话说回来，古人真的多是一些什么“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随手拈来，苏东坡评黄庭坚的话）的怪物。在那种社会中，自有製造这些百无聊赖的有闲阶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于是，女人的臭脚布也拿来吟咏啦，放一个响屁也乐滋滋地写些东西纪念纪念啦，出尽法

宝，力求“高雅”。至于说要反映民生疾苦，时代社会吗，那不是对这些东西毫无所知，就是个个目视风雅，在写这类东西时，把它们当作蠢事来嘲笑一番，表示自己与“众”不同，或者把它们加以美化“雅”化，当作雅事逸事，茶余饭后（反正閒着的工夫多得很）互相鑑赏传诵，什么“世说新语”呀，“笑林”呀，都是这一类文人的糊涂账！

听别人说过，什么阶级出身的人便说什么样子的话。我是老粗，这里头的含义可不大洞察，不过倒有几分可相信的。俗语说：“狗嘴长不出象牙来”，那些本来不是贩夫走卒，鸡鸣狗盗之流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不带有那一阶层的思想感情，倒也可以意料到的。可是，偏偏有一些人却以一个不同的社会身份来强加了解另一个社会阶层的事物，硬硬派给人家无中生有的面貌情感，却往往使人“受宠若惊”的，一路来便有不少的什么“渔家乐”、“胶林颂”、“田园风光”之类的诗文出现，令人在啼笑皆非外，只有满怀愤怒：谁不知道，渔民、割胶工友、工农等都普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哪里还有閒情逸緻来“乐”呀，“颂”呀的呢？

当然，这些是他们眼里的“渔家乐”，诗情画意，目不在言下，不过如果渔民也采如此这般的“风雅”一番，抛下活儿不幹，恐怕马上要喝西北风了。

而以那个把陈樟来腿上的诗句来断定他是个“风雅”的樑上君子的例子看来，这社会似乎还是有那种供给有闲阶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的。人总是吃得饱了才能搞“风雅”的，那些同样活在这社会中，而却是穿不暖，饿不死的贩夫走卒们，是无论如何也“雅”不来的，那将一个“大盗”形容成“风雅”，令人不免大加怀疑：第一，盗而风雅，于身份不合，正如一些人把卖国贼形容成“对国家也是有贡献”的一样；第二，做强盗而文绉绉，雅酸酸的，恐怕也要喝西北风，没有“案子”做了。

第一点大概也和一些专把黑的说成白的，对的说成错的一小撮颠倒是非的人所爱搞的把戏相差无几吧？至于第二点呢，却说明一些想像力丰富的“雅人高士”，专门喜欢天真地做一些“非份”的臆度，如把农村田园想像成谧静可爱的啦，强盗也是风雅超凡的啦等等，看了不但叫人肉麻到骨子里去，而且还觉得他们有意粉饰现实呢。

以上拉染胡扯了一大堆，是想到就写的，也不知道符合不符合“风雅”的尺度。现在写东西也是讲究“适可而止”的，如果再扯下去，不但老粗的“劣根性”要暴露无遗，更会得罪一些雅士，还是乘机赶快丢了这隻秃笔算了。

# 雜談 奴才

劉天平

俗語說「一種米吃百樣人」，有所謂人上人、人下人、窮人、富人、大人、小人，甚至有些手足耳目口鼻、大腦小腦俱全而不稱作人的人，如財主、地主、奴隸、鬼才、怪才、奇才、蠢材、奴才等等，不可勝數。這裡只談談其中之一的奴才。因為它往往為一般人所忽視，或者只見其表不知其里，一天反被奴才所害，大喊倒霉則為時已晚了。

一談到奴才，不難使人想像到「奴顏婢膝，搖尾乞憐」的奴才相。一個大老板，為完成一項交易，不但大話小話陪盡，甚至連老婆兒女也要賠了，這是奴才相。一個政客、為了政權，把大好江山一手出賣，是奴才相；一個青年，不論是非，唯命是從，也是奴才相。然而，這畢竟是奴才相而已，單有奴才相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奴才，真正的奴才，不但有幅奴才相，還要有奴才的架子，也要有奴才的智慧和手段。

大老板只會陪好話、賠老婆而不做生意則是個大傻瓜，也是大笑話。要做生意就要耍手段——也許是賠老婆，要有智慧——不然一定虧本。這一切都俱備了，交易成功了，就要擺架子，奴才的架子——坐大汽車、住大洋樓、買老婆、也許還要買兒女。

以政治為行業的一些人，說它們只會辱國喪權並不对，這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奴才的手段。國家的

尊嚴和主權對他也許並不重要，希罕的是操縱百姓的權柄，要把得住權柄也必須要有智慧才行，不然，江山既出，權利不來，徒然不能成其奴才之美。一旦大權在握，國家主權自然不在乎，民脂民膏則不可不要，或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或則淪其為娼妓以餉外賓，亦在所不惜，為所欲為，此奴才之架子也。

青年，又稱作新血，是進步勇敢的象徵。所謂進步，就是要改善、要創造。然後可以有益社會，造福人群。要進步，先決的條件就是要勇敢。所謂勇敢就是能突破、要求真、求對。然而，一個青年也可以像一條蟲，可以視而不可見，可以聽而不可聞，不論是非、不分黑白，甚至於埋沒良心、麻木不仁。何也？並非生而有之，不過是一種手段——奴才的手段！要懂得靈活運用這種手段必須要有智慧，這點智慧俗語叫做「聰明」。有了這點聰明或者平步青雲，或者連陞三級，無往而不利焉。一旦高高在上，自然也有機會可以擺擺奴才的架子。

世界上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奴才，這些，姑且不理它，因為原本人心就是不齊的。不過，如果那些決定人類前途，代表人類進步和勇敢的青年都染上了奴才氣，青年們都變得「聰明」起來，那就不得不令人心寒了。

\*\*\*\*\*

## 照片和「慈善家」

江羽

「慈善家」是時常做好事、喜歡幫忙別人的雅號，照片是由照相機拍攝出來，表現人的一些形体，一些動作，兩者本來是互不相甘的，但在畸形的社會里，「慈善家」和照片，却有着奧妙的關係。

雖然促使「慈善家」的原因很多，我想照片是有其作用的。小時候的我總是喜歡把「慈善家」想成身穿大衣、打着領帶、笑得很「慈善」的人，有的還禿了頭，滿臉肥肉，怪好玩的。這都是照片的作用。少了報章上常刊登的照片，或許我不會把「慈善家」想成那個樣子，但沒有了照片這東西，「慈善事業」可能就會沒有那麼「蓬勃」了。

在這兒，要在人們腦海中留下一個「慈善家」的印象，不是簡單，首先得有雄厚的資本，要不然那有可能這兒丟幾千那兒拋幾萬的呢？所以資本家往往就是「慈善家」。那雄厚的資本是從那兒來的，可惜沒

就像結婚要挑選良辰一樣，這兒的「慈善家」要行「善」也得選個好日子。有人在新春佳節分發新年禮物給無依靠的老人，也有人只在生日才做「善事」。最近賣筍糶夫婦因爐子爆炸双双不幸逝世，却也看不到「慈善家」，反而是熱心的鄰居朋友們及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救濟義款源源而來，「慈善家」拿不出一元五毛錢來幫助受難者，大概是未逢佳節吧！我總覺得窮人出了事，真正可靠的還是窮人！

照片這東西，是會刺激一些人做做善事的。但有更多的「活照片」卻能使人看清楚：故意地維持大部分人的貧窮於是許多「慈善家」出現了。

有太多人敢老老實實地去尋找其真相。有人以為好事越做越多，就會越來越富有，也因此越富有就越「慈善」了。

## 「慈善事業」

每逢周末，來到大街小巷、大坡小坡都可以看到為「慈善事業」奔波的年青學生和兒童，右手提著鐵桶，左手拿著小旗，四處募捐，美其名曰為××慈善機關，××學校籌款等等。我想，有關的善良人士的

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他們是否曾想到為什麼在這所謂「剛強勇猛」、「人人平等」的社會里，有著这么多的「不幸」事件呢？

現在應該是追根究底的時候了！

# 王安石变法始末

(下)

文 風

## 三 新法不得不遭受失败的命运

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历时十七年，终于失败。传统论其失败原因多归结于新旧党争及新党内部发生瓦解：新党胜则新法行，衰则旧党起而推翻新法。至于党争的起因，有的说是由于南北地域不同而形成新旧党，有的认为新旧党的形成是因他们对新法见解不同，等等。细观之，这些都是非常表面化的因素。要知道变法失败的原因虽与党争及新党内部发生离异有关，而这关系主要是建立在阶级的利益上的，离开这本质性的问题，是无法对新法失败之原因作透澈的了解的。

我们一直强调说新法主要是在缓和阶级矛盾而施行的。改革既然放宽了对人民的压榨程度，另一面必然相应地在一定限度约束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这种压抑豪强的措施虽不曾损害及大地主阶层的根本利益，却已足以惹起他们为维护本身利益的大反攻了。同时，以中小地主为首的阶层在这次改革中所获得的利益，不得不建在对豪强兼并势力的一定打击和限制上，这样便促成了地主阶级内部潜藏着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因而

1. 以大地主阶级为首的官僚组成的保守派及以宫廷贵族、皇亲等为首的反对派，从朝野同时夹攻变法派，要求恢复变法前的旧制，从而恢复他们以前的特权专利；另一方面，夏也为反对派嚣张声势，大施政治压力。
2. 以中等地主阶级为主的动摇派，虽因变法时在抵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时，他们的经济地位渐趋稳定而极力主张并拥护过变法，但当他们看到新法的限制越来越多及大地主阶层的势力越来越盛时，他们便开始游离了。

这些反变法派因各自的阶级之利益，捉紧变法中局部地区所产生的不良效果来攻击新法，同时又无耻地以当时紧逼宋帝国边境的夏军作为藉口，说变法图强的政策触怒了敌国，从而要求统治者逼当权变法派下台，以解除敌国围攻之局面。

其实，变法最大的致命伤虽是豪强兼并势力为维

护自己的权益而施新法予严重之打击，但新法之实行缺乏热诚的从事真正的社会改革，为民谋利这一事实，也是新法失败的主因之一。儘管改革派利用职权来压抑豪强，且多少调节了经济关系中落后的部份，但改革派的成员终究是地主阶级的分子，在进行改革时有一些利益他们是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变法的实质终在维护地主阶层的利益。改革派虽从豪强手中取得一些赋税，其实还是从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中榨取来的。这一来，一方面使帝国同豪强一道分享这劳动剩余，另一方面又不继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稍微和解了阶级矛盾。

同时，变法派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如适当地照顾部份农民（指自耕农，特别是其上层）的利益，目的在使变法获得更多的支持者，使改革能有效进行，所以，这种让步政策纯粹是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上的。

像这种缺乏真正为民福利设想的改革运动，它的社会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当变法向兼并势力让步而失去若干改革的实质时，变法只能进一步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换言之，就更失去人民的支持，终于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在大地主集团的冲击下，宣告失败。

新法失败的因素是很多的，我们在以吸取历史经验来充实我们自己的思想及知识的前提之下，是不妨作更进一步的探讨的。

在变法过程中，有些官吏或急于求功，或误行新法，或操之过急，执行时不免会发生某方面的偏差，致使这些偏差成为反变法派的藉口，成为攻击变法的有力手段。

如受反对最激烈的青苗法，有些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的不愿借而勒借，没有钱的又怕他们偿还不易而不许借。又有的奸官把预支的青苗钱折价得较时价高，农民归还时就不得不抛出更多的新粮，从而受更多的损失。

又如免役法原则上便利于农民而多取自富豪之家，但假如户版不均，使农民出钱太多，则徒然加重农民负担而已。又有些地区执行时，有不少地域的下

户也得缴出役钱，成为反对派以下户出役钱为免役法的口实。

本来这些偏差并不是很严重的，但却形成反对派用来攻击变法派的有利口实，加速了新法的崩溃。再说，变法派是一个极不稳固、极不坚强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冲突可从三方面来看出：

1. 变法派对变法存在歧见：变法派的主要构成份子是中下层地主，在一致为加强地主阶级专政而进行改革的原则下，对怎样加强专政、怎样改革及改革到什么程度，却存在着歧见。如吕惠卿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执政期间，有些措施是得不到王安石和其他变法派的支持的。例如吕氏所推行的“给田募人充役法”，“手实法”，便是遭到变法派非议的实例。特别是用人方面，他们（指吕与王）之间更存在重大的歧见。王安石用人颇重“人才”的培育，吕惠卿则唯私任人，举凡不利其集团的，便进行诬蔑打击，在这点上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因用人方面发生冲突而告恶化。

2. 变法派有些因懦弱而反戈相攻：在1074年反对派猛烈攻击市易法下，神宗不得已令曾布奏明其事。在反对派的浩荡声势震慑及神宗的动向转变下，属于新党的曾布竟与创议设立市易法的魏继宗联合起来，一道反对市易法。这表示了变法派一些重要份子本身是懦弱的。在变法斗争剧烈而新法派遭到严重困难之际，他们的反戈相攻，实在是变法派内部一个严重的分裂，从而大大削弱变法派的力量。

3. 变法派跃为新兴大地主，引起变法派的分化：变法派在变法中获得很多好处，自然使其内部产生一些新兴的大地主。所以，参与变法便成了下层大夫企图获得经济上的好处的桥梁。因此一方面他们通过变法，力求攫取权位而彼此相互倾轧，另一方面他们又为了维持现有的地位（新兴大地主）而离开束缚和限制他们利益的新法。这一来，使变法派从个人的私怨到小集团的排挤在变法派内部滋长及发展着，严重削弱变法派的力量。

在这些不利的因素下，等于给予当时势力雄厚的反对派一个绝好良机，变法派至此，即使无人反对破坏，也势必因内部的自相倾轧而垮掉的。

另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变法派最强的支持者皇帝对变法发生变向。宋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其实际地位是处在各项矛盾的交叉点上的。作为全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虽然曾与兼并势力发生过矛盾，但这矛盾终于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下，以统治者的让步得到暂时的解决。变法固然是把缓和社会矛盾的担子推到抑制地主阶级的身上去，但与地主阶级有极密切关系的皇帝，并不敢也不想长久的

压抑具有雄厚经济势力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每当地主阶级猛烈抨击新法时，神宗便不得不在再三考虑下对他们进行让步。这点，我们与其用王安石指责神宗乃「刚健不足」来形容他的懦弱，不如说他根本上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利益上，忠实为地主阶级服务更为妥当。无疑的，在变法奏效而使阶级矛盾暂得缓和时，作为皇帝的神宗便开始转向矛头，企图缓和因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日趋稳固，民族矛盾的地位便相对地提高了。于是神宗对变法产生两个变向：（一）开始对大地主阶级让步，而这让步必然建立在阻碍若干新法的实施上，（二）为了急于求得对外战争的胜利，神宗一方面减少有利于生产和人民的措施，一方面为加强军事准备而扩大专利制，聚敛财货。

变法经这一转向，结果是变法派在神宗对大地主的让步中，渐渐失去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又因神宗对西夏两次巨大的战争中，带来了极严重的损失，劳财伤民，反对派就在这有利的形势下借口登上政治舞台，根除了新法。紧接着王安石于1076年十月第二次辞相，王安石变法终于宣告完全瓦解了。

我们最后要补充的一点是变法原是应加强封建统治而产生的。到1076年时，变法大体已起了这作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形势被缓和了，从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的立场看，深入改革已成为多余了，加上王安石复相以后受吕小集团的分裂活动所打击，对变法开始失去信心。这样，变法的松懈与变法领导层的消沉，促成变法改革的停滞，随着皇帝的转向及反对派的攻击，变法终临失败的命运。

总之，变法起因固在于调解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而变法失败原因也因地主阶级内部起冲突的过程中，较强的大地主阶级击败了较弱的变法士大夫阶级。在这主要前提下，交织着人民，皇帝等决定因素的影响，终使士大夫阶级的自救运动垮于历史的考验中。

## 四 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并非真正的想为解决各项社会矛盾而提出澈底的办法的。充其量，新法的施行，只是地主士大夫阶级的自救运动而已，不曾也不敢完全向整个旧社会制度提出改革的挑战，而只是适当地调整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让它继续恶化下去，所以这样的改革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兼并所带来的严重问题。

像这样一个缺乏人民支持的改革运动，它遭遇失败的命运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历史的巨轮不断向前进展，我们如果放眼观看目前整个世界的动态，也可以证实一个宝贵的历史经验：凡是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东西，一定日益欣欣向荣，凡是违反人民利益的，必定受到人民的遗弃，最后都不免遭到失败的。

续完

# 阿拉伯石油的前途

莽文

当越南、寮国和柬埔寨的战火还熊熊地燃烧着，中东与巴勒斯坦也爆发了空前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今天，中东失去了曾经一度标榜着人民解放政策的纳塞总统，使阿拉伯各国之间所发生的政治分歧更复杂化。表面上这些分歧只是政治思想上的冲突，然而，深入的探讨，就知道它是和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阿拉伯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就是当地盛产的石油。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以色列发动了对阿拉伯的战争不久后，美国的商业杂志「幸福」(Fortune)曾经这样说：『假设美国需要在以色列和阿拉伯石油两者之间作一选择，她将放弃石油，虽然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这三年来，华盛顿使出浑身解数，一面供应武器，一面又公开地向世界各国展示对以色列的特别关怀，把雅法(Tel Aviv)拉拢得比以前更紧。然而，如果把问题看得透澈，美国这种种宣传，并不意味着她对阿拉伯的石油从此不再有染指的意图。

事实正好相反。美国石油垄断集团正更深入地挖进阿拉伯国家的内腑，以便攫得更丰富的石油储量。一九六七年他们操纵了将近两百亿( $2 \times 10^{10}$ )吨从这些国家探取出来的石油。一九七〇年初，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三百亿吨，增加了大约六十七巴仙。以前美国大富佬们所榨取的财富，就足以获得一·三百亿到一·五百亿美元的净利。而现在他们又把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半。

就只在一九六九年的一年间，阿拉伯半岛上的美国石油公司Aramco的贮油量，从一亿吨猛涨到一·九百亿吨。这个骤增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业上是史无前例的，增加的数额几乎等于美国境内全部贮油量的两倍，和西半球总贮量不相上下。一九六九年间，美国报章迫不及待地对在阿拉斯加所发现的石油矿源大事宣传。其实那儿石油的产量到目前为止只是等于阿拉伯半岛去年一年间新探掘的石油总储量的十份之一。根据这几点事实，我们不难彻底地看出美国为什么想尽方法企图分散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归根究底，她只不过想使人们看不出她在中东永无止歇的剥削阴谋。

自从以色列开始侵略阿拉伯国家以来，有些事件是不大合乎帝国主义的口味的，特别是民主制度在苏丹(Sudan)和利比亚(Libya)两国获得胜利。这个胜利，结果不只使到美、英二国丧失了利比亚境内的一些重要空军基地，同时又使到具有庞大石油生产力的利比亚采取一个新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个自主政策所俱有的独立性，是远远超过由五家美国石油公司和三个欧洲石油垄断集团联合构成的大财团所能容忍的。

利比亚终于从这个财团所策划的新殖民地主义政

策解放出来了。这个解放所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在目前还是言之过早，然而这项事绩大大地增强了中东进步势力的一个信念，即他们所拥有的石油可以作为争取经济独立的一项有效武器。在一九七〇年三月间所召开的阿拉伯石油大会的第七次研讨会上，又一次地听到响彻云霄的呼声，呼吁阿拉伯人民向外国的垄断势力发动坚决的斗争，消灭他们的特权，把被剥削的财产收归国有。

## 大财团和国营化

「国际石油公司」(那些垄断集团的自我称呼。)在六十年代的初期流传着一份有趣的公司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上说明了财团的侵略政策和技术上用在发展中的国家里所面对的难题，文件还以强调的口吻自我誇耀说：这些公司的实力之所以这么雄厚，是因为他们由完整的个别单位严密地组成一体，也就是说：每个小垄断集团都直接负责把原油变成钞票所经历的一切生产过程。

刚从地底下抽到地面上的原油，是没有多大的价值，它需要先经过一段提炼过程，才能分为汽油、重油、滑润油、石油化学品和其他的产物。而要把这些产物带到消费者的手中，更需要一个广泛完善的营业组织。我们要知道，几乎全球的石油都来自十二到十五个国家，而消费国却超过一百三十多个，这些国家大都是远离产油区，因此，要干这一行业非有庞大的实力不可。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施行的「森林里适者生存」的法律上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容许了一小撮由英、美资助的垄断势力佔有产油国里的石油提炼与销售上所需要的机械和工具。於是他们便毫无忌惮地进行剥削工作。

上面所提到的文件，还举出了一九五一年伊朗政府对伊朗石油工业国营化所作努力的失败，文件中大言不惭地把这一项失败当作是总财团集体势力下所做出「丰功伟绩」的「好榜样」。

当时，外国的垄断集团从伊朗海岸撤走了他们的油槽船队，停止送油到世界市场。这一方面的盈利一中断，国家的经济命脉便等于被切断了，於是伊朗发生空前的金融和经济大恐慌。外国的资产阶级於是看準了时机，利用这个紧张关头，矢言协助政府稳定政权，恢复了他们先前在伊朗油业所佔的地位，以便继续他们的剥削，同时又藉此给当地统治者一个下马威。

翌年，由于愈来愈多的产油参加了国际性的解放斗争，总财团为了保障他们从石油工业得来的利润，用尽手段不断地反对国营化。在一些国家里它急躁地提高採油效能，同时又降低了另一些产油国内本

已缓慢的炼油厂的设立的速度，就这样地在这些国家里从事挑拨离间，使他们互相猜忌，不得不把大量的，本可以用以建造运油船或发展其他方面的经济的钱财，尽数花费在军备方面。由此可见他们用心狠毒的一斑。

对于输入石油的国家，总财团又有另一套卑鄙的手法。它制造了野蛮的商业竞争，把那些试图避开财团而直接向一些新石油公司购买阿拉伯、伊朗或委内瑞拉石油的「异己」的公司打垮或吞掉。

这个总财团的战略，归根究底就是为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建立和维持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到国营化在产油国里变成不可能或不合实际的事情。

总财团里的垄断集团会员们自信他们已经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的董事主席麦哥·海德(Michael L. Haider)在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个访谈中竟然大胆地声明他「相信在中东的石油产业没有被没收的可能性」因为产油国家已经「意识到产油能力和市场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更何况他们知道市场是操纵在国际石油公司的手里。」

英国石油工业杂志「石油报导」(Petroleum Press Service)在一九五七年的三月中这样登载：「理所当然的，在生产费用低廉这一点上，中东石油占了便宜，可是，虽然探油工作的全部费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供应的可靠与否才是真正有决定性的……。我们需要发展更多的供应来源，才能使输入石油的国家不致於过份地被变幻莫测的中东政治所牵制、影响。」

於是总财团变本加厉地实行「发展」贮油量。根据一般经济家的估计，这个贮量等于资本主义世界里探出的石油总量的十五到二十巴仙。总财团特别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被剥削国家所表现的不团结和不和睦的关系上。同一份杂志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刊中又说：「假设石油输出国家机构(Organis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的会员国把它们原油矿国营化，把售卖的事宜交给国营公司去办理，我们是不难想像到后果的。原油售卖者之间的不合作和竞争，加上剩余的生产力，会使到价钱猛跌。这种现象对于国家的收入会引起严重的灾害。」

总财团利用这个原因为藉口，拼命地设法阻止OPEC(成立於一九六〇年)的每项活动。其中一项任务是消除会员国之间被总财团所尖锐化的竞争。OPEC希望能依靠会员国集体分配石油生产来达到这个目标。

前沙地阿拉伯的石油与矿物部长阿都拉·达里基(Abdullah el-Tariki)在第四届石油大会上说：「石油的按股分派能停止石油公司在各国之间所进行的欺诈。在一九五一年间，就有一件这种欺诈的事件发生。石油公司当时利用了沙地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的过剩的石油产物来取代市场上的伊朗石油，结果伊朗油业一实行国营化，当地的政权就被推

翻了。」

一九六五年间，OPEC在控制石油开采的方面作了许多努力，然而两年后，以色列对阿联发动侵略战争，市场上的石油便发生了分布不均的现象，这些努力也就此中断。

### 有必要国营化吗？

石油工业的国营化是否真的需要呢？OPEC会员国(不包括印尼)每年的利润将近七十亿元，而且年年以大约十巴仙的比率在增加。因此石油生产国是否有必要参加这种花费资本来开闢市场的工作呢？如果能够利用从那些专利者手中得来的大批钱财来进行生产，再进一步向专利者提高税收，不是更合算吗？

最近，西方世界出现了一套「自愿国营化」的怪论，它的目的是在於帮助以上那些错误的疑虑的滋长。这个理论大体上是说：如果过一个时期税收增加非常高，这些石油公司就会自动把他们的财产以合理的价格向产油国进行交易。伦敦大学的教授艾得博士(Edith Penrose)认为到那个时候一些国家就会因为难于维持开采工具，而宁愿把这些工具仍旧「寄托」在垄断集团的手里。虽然这套理论是极其荒谬的，可是毕竟流行了许多年，而且垄断集团本身有时也装出害怕「自愿国营化」更甚於怕「强迫国营化」，来混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以为这一套理论是对的。石油消息周报(Petroleum Intelligence Weekly)在三月十七日这么说：「国营化和财产的没收只是冰山的尖端。公司和政府之间只在利润方面讨价还价，对于谁拥有砖木水泥，铁管或开关等，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产油国内一些懦弱的官员们甚至认为国内资本和专利者的资本之间「日益加深的伙伴关系」，足以免除国营化的必要性。沙地阿拉伯的石油与矿物部长阿末沙基·雅马尼(Ahmed Zaki al-Yamani)于一九六八年在贝鲁特召开的石油研讨会上呼吁外国公司和产油国合股从事石油提炼、运输、和售卖。这无疑是饮鸩止渴！然而，事实上垄断集团又何必多此一举来对石油生产国施行这种小惠呢？其中一家石油公司的董事经理就这么说：「合作是可以的，但只限于原油的开采，从开采后到消费者之间的各个步骤上的合作，则没有考虑的余地。市场是经过千辛万苦，花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我们无论如何决不能分出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所谓「伙伴关系」只是指开采方面的合作。归根究底这也不过是资本家剥削当地劳工的一种手段。有些公司甚至大胆地歪曲事实，说所谓「专利权」和合作是根本对立的，包括开采方面的合作。言外之音，就是：愿意在开采方面「合作」已经给了产油国很大的面子了。

换言之，帝国主义总财团在设立了自己的炼油工业和运输队，巩固了营业市场，毫不留情地向产油国进行剥削之余，还把这些国家当作供应原料的附属品。他们洋洋得意地认为这些国家是无法抗拒以殖民地统治手法所施行的威迫利诱。(待续)

## 認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体系(上)

雲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般戏剧工作者所熟悉的一个名字。与俄国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样，他也是俄国沙皇时代的文艺代表。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在他的所谓「体系」之中就完全反映出了他的这种思想。

沙皇时代，斯坦尼明白地拥有这种思想，可是一重归那历经十月革命所洗涤后的莫斯科，他开始巧妙地为他的旧思想组成一套「体系」，并且穿上了一件「进步」的新衣。这个「体系」逐渐地控制了苏联的剧院，甚至控制了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中国戏剧舞台。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力还直接或间接地渗入欧美及东南亚各地。

到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何方「神圣」？他的「体系」究竟是如何「神秘」？所谓不破不立，为了正确的戏剧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对斯坦尼及其「体系」是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翻开斯坦尼的家史记录，会叫人感到十分惊讶。如此一个「进步」「体系」的创立者的家史竟然是如此可耻的。在他的先辈、父亲、母亲、兄弟以至他自己的血管里都循环着从俄国劳动工人身上吮吸而得的血液。他的祖父是沙皇时代的世袭资本家、父亲是个大厂主、母亲却来自贵族社会。好一个吸血的世家！斯坦尼就是在如此一个剥削阶级的贵族家庭下培养出来的戏剧「天才」。他不能跳出他的出身阶级、自然，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立场和观点都是为他的剥削阶级底利益出发的——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的一点。

一八七七年，年青的斯坦尼领导家庭的成员组织了一个「阿历克赛耶夫剧团」。据斯坦尼自己说，这是一个「在票友式的胡乱演出的道路上摸索的时候」。如果用他的「胡乱」再加上一个「低级」来形容他这个剧团所演出的剧本内容，那是再恰当不过的。

一八八八年，心灵极端空虚的斯坦尼耐不住寂寞，凭借着家势及社会地位，带头组织了另一个所谓「艺术文学协会」，其下设有由业余戏剧爱好者组成的一个戏团，又有一个由演员、作家、美术家组成的艺术俱乐部。这个戏团就时常上演一些古典戏剧。

十年后，斯坦尼拉到了一个伙伴——聂米罗维丹钦科，创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

从一八七七年至「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立止，斯坦尼宣称这是他的「艺术青年时期」。他说：「我了解了许多东西、明白了许多东西，偶然碰上了许多东西，我在内部的演员创作方面，以及在导演工作上，即外部的演出原理方面，不断地探索着新的东西。我东摸西撞……」。是的，这就是斯坦尼那套「体系」理论的「摸」「撞」阶段。他在一些歌颂沙

皇的「沙皇剧」以及一些「古色古香」的「古典剧」中摸摸撞撞……他，开始有了头绪。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爆发。在俄国内部，长期来被沙皇尼古拉二世专制统治下的工人、农民纷纷站起来了，他们要求实行革命、要求获得合理的待遇。在这时刻斯坦尼惊惶失措，披星戴月地带了家人、剧团与歌颂沙皇的剧本窜逃到德国。在柏林他继续歌颂沙皇的得意表演。一剧「沙皇费托尔」竟赢得了威廉二世的青眼与召见。他也因此踌躇得意起来。

一九零五年的革命被沙皇以武力血腥压下后，斯坦尼又偷偷地溜回俄国莫斯科。一九一七年三月（俄曆二月），彼的格勒发生缺乏麵包的恐慌，工人又重新组织起来，展开一系列的罢工斗争行动，但是革命又被镇压下来。同年十一月（俄曆十月）工人们吸取了失败的教训与经验，正确地处理了工作。终于，在阿芙乐号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中，宣告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可是，阿芙乐号巡洋舰的炮声却把斯坦尼吓得胆破心惊。清算旧债的呼声渐近了，他「又陷入了绝境」、又「必须走出一段路」。这「一段路」被他「走出」来了，那就是——「走」到美国。

在美国的高贵剧院里，他大量上演一些与苏联新兴艺术对抗的剧本，并且恬不知耻地抛出了「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一九二四年，他以自己过去在剧院上的「表现」、「地位」、「威望」，大摇大摆地归国。从此，他正式抬出他的「体系」，并巧妙地装扮成为最「先进」的「理论」。由於文艺战线上的思想与理论的肃清工作、分析工作缺乏深入细致及缺乏高度警惕性的结果，使这一个所谓「体系」、「先进」理论被保留下来，逐渐地控制了整个苏联的剧坛。

以下让我们看看这个所谓「体系」的内容实质。

戏剧报欧阳山尊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中国」一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苏联专家告诉我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精髓是『最高任务』和『真实』。『最高任务』就是要回答我们艺术创造、戏剧演出要告诉观众一些什么，要给观众一些什么东西的问题。『真实』必须与『最高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为『最高任务』服务，这也就是艺术性必须与思想性紧密结合并为思想服务的道理。」

把斯坦尼的「最高任务」指为「思想性」，把「真实」指为「艺术性」大致是对的。斯坦尼重视「最高任务」，他说：「动作应该服从贯串动作，而一个角色的贯串动作，又应该服从全剧的贯串动作，而全剧的贯串动作，对于一个导演来说只有明白了全剧的『最高任务』以后，才有可能确定与处理

导演工作的重点」。

然则，这「最高任务」的内容是怎样的呢？

为谁而创作、创作些什么，从来就是先进的、有良心、有正义感的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文艺的主流是：抨击黑暗势力的腐朽、残酷与可耻，描写新生势力的生活、思想、感情与面貌，并且反映出此二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指出新生必胜、黑暗必亡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要能从中指出胜利的道路；可是，斯坦尼的「最高任务」「要告诉观众的」、「要给观众的」，不是这些，而是「人的精神生活」。

在他「演员自我修养」一文中说：「我们这一派艺术的主要目的和原则所要求的」是「创造出角色的人的精神生活」、「要创造艺术并在舞台上表现人的精神生活」、「我们的使命是要表现全世界各种人的『人的精神生活』」——此「人的精神生活」又是甚么货色？斯坦尼的戏剧实践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从一八七七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五十一年间，他扮演过一百零六个角色，全部都是沙皇、将领、贵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阶层的人物。从一八八一年到一九三八年五十七年间，他所导演的八十五齣戏，也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所谓古典戏剧」。是的，从他的「胡乱演出」的阿历克赛耶夫剧团到一九三八年他死去为止，他从未创作过一个工农劳动人民的角色，也从未上演过一部好的剧本。在一九二四年他归国以后，劳动者已经初次挺立在苏联土地上了；但是他仍然上演他的沙皇时代的角色、沙皇时代的台剧。他缅怀旧社会下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们极其腐朽、奢侈、荒淫的生活。请看他的一个自供罢：

「从前，一切都是以美好动人的内在真实为基础的。如今，这样内在的真实却只剩下一个残破的外壳，只剩下琐屑和残渣，这些东西只是由於各种与真正的艺术毫无共同点的偶然的原因而附着在心灵与身体上」。

「与真正的艺术毫无共同点的偶然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劳动人民对旧势力的专政、压制与束缚。斯坦尼忍受不了这一切，自然觉得还是以前一切都美好，一切都动人了。可见，斯坦尼的「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人」根本就是旧社会的人、是沙皇时代的人。所谓「精神生活」就是这个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欲望意志、性格兴趣的总和。

斯坦尼又强硬地把这一个剥削阶级的「精神生活」说成了所有人类（包括被剥削者）共同拥有的「精神生活」。他企图通过舞台，逐渐削弱刚刚翻了身的劳动者的斗志、遮蔽所有被剥削者的眼光。他阴谋为旧社会召魂复辟、向新社会进行反扑——尽管他在「最高任务」上说过许多堂皇华丽的浮华辞藻，可是都掩盖不了他这个真正的「最高任务」。

作为「斯坦尼体系」精髓的另一部份就是「真实」。这个「真实」不是指文学上涉及内容题材等本

质上的「真实性」的「真实」，而是专指表演方法、表演效果上的「真实」。斯坦尼有他的一套「天性」创作论，他认为人有「共同的天性」。要达至「最高任务」、要表现「人的精神生活」，就要由「天性」出发、即由「自我出发」、由「内心出发」。依靠一种「下意识」来进行创作，进行表演，这才能「完完全全」地表现「人的精神生活」，这就是「真实」了。

首先让我们认识斯坦尼的「天性论」。

斯坦尼说：「人类」有「共同的天性」。实际上这就是一般资产阶级学者大事吹嘘的人性论。人类，除了生理上的共同点之外，其他一切思想、意识、道德、观点、甚至个性、习惯都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存在，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意识、道德、观点以及个性、习惯。在原始公社社会，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任何人都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一切劳动所得：如果实、鱼类、兽类、土地都属公有。进入了奴隶社会，紧随着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阶级的出现，社会的矛盾、阶级的冲突也发生了。奴隶主与奴隶间还有共同的「天性」吗？没有，有的仅是奴隶主全力地奴役、镇压、残害奴隶以及奴隶的悲愤、反抗、渴望新生的历史事实。那就是说：奴隶主这一个阶级的「天性」是：奴役、镇压、和残害奴隶，而奴隶这一个阶级的「天性」却是：悲愤、反抗与渴望新生。此二者之间是水火不容、是绝无「共同」的。进入了封建社会以后，固然，奴隶获得部分的自由而成为农奴，可是仍旧不能摆脱被剥削、残害、欺凌、压榨的遭遇。封建地主与农奴间仍然是对立的，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化、各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道德观点、个性习惯。等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与一无所有的生产者间的矛盾是更加的明显。十月革命就是这种矛盾不断加深与发展的结果。一九二四年归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难道会不知道这个事实吗？

当年，梁实秋曾说过：「文学一概都以人性为主，绝无阶级的分别」。这种人性论就曾遭到鲁迅的绝灭的一击，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所以，把奴隶主与奴隶、封建地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殖民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法西斯暴徒与被害的人民、帝国主义强盗与被侵略者说成有「共同的人性」，那是极其荒谬的事。人类确实有人性，但却不是超阶级的「共同的人性」而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人性。

斯坦尼的所谓「人类」有「共同的天性」之说是经不起历史、现实的考验的，它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唯心主义理论，可是他仍然死死地抱着不放。他宣称要把舞台戏剧中的角色创作成功、要「完完全全」地达到「最高任务」、「表现人的精神生活」，就得依靠此「天性」。他说：「在我们艺术中进行创作的是演员的天性」。「天性」，斯坦尼又把它譬喻为「种子」，只要「培植和发展这些种子」就行了。

不管以「天性」来创作或者「培植和发展这些种

子」来创作，总言之，就是「自我出发」。斯氏是十分强调「自我」的：「演员不论演什么角色，他总应该从自我出发」、「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表演自己」、「要牢牢记住，艺术的道路就是你自己，而且只是你自己」——这些都充分的表现了斯坦尼及其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内心世界。他的自私自利的想法更具体地表现在有关演员「道德」的一段话中，他说：

「当领导人没有被选定，没有被任命的时候，大家可以争论、斗争、反对这个或那个人选，若是某人已经主持这个事业，或者管辖它的某一部份，那你为了事业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就要尽力去支持这领导者，他愈是软弱，就愈是需要支持。」

这是甚么话？这分明是在恐吓威胁所有艺术工作者：「你们瞧，我已经是你们剧坛上的领导了，你们可要顾着自己的利益，不可以拆我的台！」。这，或许又是他「孤独」地「坐在芬兰海边的岩石上重新体验着以往的创作过程」所得到的「精密」的结论罢。

从「内在」的「天性」出发，从「自我出发」来进行创作时还得通过向外的「下意识」的表演。

所谓「下意识」也就是一切动物生理上的本能表现。弗洛伊特心理学派就在这上面大事渲染一番。苏联托洛斯基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却十分相信这一套，他们的「革命文学」说：「劳动者要从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与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中取来的，是对于人类的人格及其热情与情感的更复杂的观念，和对于它的下意识的任务的更深刻的理解」。

斯坦尼也一样地从弗洛伊特处抄来了这「下意识」的理论。他说：应该「自然地激起天性及其下意识的创作」、「作为我们体验艺术的创作主要基础之一的原则是通过演员的有意识的心理技术来达到有天性的下意识的创作」。

让我们打个譬喻：假设这面牆上挂着一个钟。一天，这个钟被人偷去了；可是看惯这个钟的人，每当想知道时间时，还是会抬起头来，望向牆上。这种自然而然的未经思惟的行动，就是一种纯「下意识」的表现。斯坦尼的「下意识」表演正是如此「自然」的表演。在「演员自我修养」中提及演员创作角色的基本原则或方法时，有一段记录是他对扮演奥塞罗的一位演员的说话：

「你扮演那一段激动地叫着『血啊！埃古，血！』的戏的那一瞬间是成功的，可以被作为体验表演的部份，因为你的真实感情把我们吸引住了；然而，你演完了这一段戏之后却表示当时你甚么都不知道，甚么都不记得，那只是说明了你当时只是单纯作下意识的表演……。」

再看这些：

「瞧，你的头昏了。这很好。」、「由于你所扮演的人物的生活和你本人的生活在某些瞬间突然完全溶合在一起，你就因此觉得自己的脑筋迷迷糊糊的。」

「甚么都不知道」？「头昏了」？「迷迷糊糊」？

这岂不是连台词及其他规则都忘了吗？实际上，这种「下意识」的表演方法是极端恶毒的，它是在强调感情、本能的藉口下，恣意演员们尽量放纵无忌地表演自己内心的腐朽思想及其糜烂的生活方式。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戏台剧台上的公开的性表演，岂不是这种「人的精神」的「高度表现」？岂不是这种「下意识」表演方法的高度发挥与利用？——所以，剷除这一种「下意识」表演的流毒，是一件十分迫切的工作。

在讲究「下意识」的同时，斯坦尼又反对理性。因为，「理性总是枯燥的」、「枯燥的、纯理性的最高任务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我们这门艺术中，认识等于感觉」——这又是怎样的话！人类的认识一定要由感性认识而走向理性认识的。感性认识仅是认识的初步，但往往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如果未经理性的分析，得出的将是个有偏差、有错误，甚至刚好相反的结论，完全不附合客观事实。而做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斯坦尼竟然说理性是「枯燥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岂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可是，想深一层，就会发现，原来魔鬼是怕见阳光的、一切谬误理论也是最怕理性的分析的，斯坦尼的拼命吹嘘「下意识」、反对理性，不是没有甚么目的的罢！

斯坦尼从「天性」论出发，还有一个「演坏人要爱坏人」论。他强调：「永远不要忘记，在扮演一个恶棍时，要寻找出他还是善良的，他的爱还是无私的，在他心里还有一点纯洁之处的那些时刻。」「扮演好人，要找他坏的地方、扮演坏人，要找他好的地方。」

「恶棍」就是「恶棍」，怎么能在扮演「恶棍」时还要注意他的「善良」、「无私」、「爱」、「纯洁」？倘若根据这些理论，扮演沙皇、墨索里尼、希特拉、纳粹分子、日本军阀、甚至今日的新式帝国主义者时也要照顾他们的「善良」、「无私」、「爱」、「纯洁」了。实际上这些禽兽还会有善良、无私、爱和纯洁吗？因此，所谓「演坏人要爱坏人」，本质上就是为一切魍魉鬼魅（包括斯坦尼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塗脂抹粉、是为己死的世界召魂、是为日趋死亡的黑势力叫冤、是在遮蔽人民的视线、是在向新生进行反扑！

总之，从「共同的天性」论出发的「天性创作」、「自我出发」、「下意识表演」以至其「演坏人要爱坏人」论都是一项项极其恶毒的艺术理论，而斯坦尼却说只有如此才能「真实」、才能達到「最高任务」、才能表现「人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整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骨幹。它不仅是一套「表演方法」，它还包含了斯坦尼及其所代表的这个罪恶阶级的腐朽没落的内心世界与毒辣可耻的世界观。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认识到它的本质並且彻底地加以批判。（待续）

# 正 確 對 待 困 難

芳

一个真正的人，  
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  
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  
对胜利的回答是谦虚！

学习、工作与劳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环。在这过程中，困难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于是学习、工作与劳动往往成为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过程与场所。我们学习是为了求取知识，为了更好地在工作与战斗的实践中相配合，然而求取知识却又是要经过顽强不断的面对困难，战胜困难而积累起来的。

困难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存在于我们正要做的一件事物上。它既令人讨厌，却又能鼓舞人们的斗志，若我们要继续前进，就得与它打交道，面对它、战胜它。人们的知识和工作能力的不断提高，在很大方面，就是在战胜重重困难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对待这种或那种的困难必须以冷静的头脑、勇敢的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分析它、对待它、进而解决它。困难是矛盾的表现，当困难被人们克服了，它的矛盾便达致统一，而人们便在事业上向前跨进了一步，并且积累了克服困难的知识、经验与方法，增强以后对工作的信心，使我们能勇气百倍地去为新兴的事业而战斗。

简单地讲困难就是尚未解决，或者是尚待解决的矛盾。当旧的矛盾解决了，会出现新的矛盾；旧的困难解决了，会出现新的困难；人们就是在这反复与矛盾、困难进行战斗的过程中积累经验而前进的。

我们不论在学习、工作或劳动中都不可能迴避困难而一帆风顺地完成我们的事业的，反而是必须通过斗争赢取来的。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困难也是如此。因此，不论做政治工作或经济发展，人们也将会碰到这方面的困难，搞文化艺术事业也是如此。所以，对困难，应斗争，新困难、再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这是战胜困难的大原则。对待新兴的事业更是如斯。

譬如说：你不会讲话、不会写文章，那么要讲好讲演、写好文章，岂不是困难重重吗？这好比只会爬的小孩子，如果他不敢学走路，那么他又怎会走路呢？总的一句，我们要大胆的去尝试，虚心地去学习，吸取前人的教训，那么经过了学习讲话与写作的过程，就能积累经验、增进信心了。

困难是客观存在于每一件事的，要解决它就必须从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上去分析问题，然后才能着手解决问题。当存在于事物中的旧矛盾——旧困难——被解决，被克服之后，我们已跨前了一步，并积累了经验，但是新的矛盾，新的困难就接踵而至，这又要通过斗争的了。要使正义的事业取得更卓越的成就，就得掌握及按照事物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去着手，更需要认真地、全面地去认识与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

譬如：当教员的，上课总是上不好，又不知道如何启发学生向上向善，这是因为他还没有了解、掌握当好教员、上好课、启发好学生的客观规律。

在对待新兴的事业时，困难是紧密地与它联系着、配合着，并阻挡我们前进的信心与速度。对于这种困难，人们应给予坚决战斗的回答。对待新兴的事业，存在着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人。一种是懦弱的、害怕困难的人，他们时时处处强调困难，夸张困难，不肯去分析、思考与战斗，千方百计的逃避现实与困难，推诿责任，做困难的俘虏，人民的叛徒。另一种人对待事业存有着强烈的信心，勇敢地面对困难，以负责任的态度去与困难战斗，鼓足干劲，力求破除对困难的迷信与阻碍，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勇敢的人。

对待困难的最重要态度是：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

对待任何一件正义的事业，以全局来考虑它时，困难是会有有的，我们应以毫无惧色，永不退缩的精神去藐视它，并且深具信心地去克服它、战胜它。但是困难的存在，并不因为我们敢于藐视它而自动地逃跑，反而会相持不下，顽固不化，因此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它，承认它的存在，并且以认识与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及群体的力量配合着自己与社会的实践去战胜它，把克服困难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正确的反映了我们即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的观点。坦白地说：存在于世界间的任何一件事，都与困难联系着，但这种困难是前进中暂时的困难，它们都难不倒我们，都不难被克服。对于这样的困难，人们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全心全意地去苦干、巧做，最后终会被克服的。因此战略上的藐视困难必须与战术上的重视困难紧密的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其一。

# 幾個有趣的哲學問題

(下)

老黑奴

## 四 怎样认识真理？

前面说过，有些人在认识相对性的问题时，随随便便地替自己的认识（其实是误解）套上一条似是而非的相对规律，因而建立了错误的人生观、譬如：有人认为无论站在什么立场，只要站得稳，再套上「相对论」，那么这人所说和所做的便是对的。他去杀人，理由是为了消除个人的愤怒及情绪，他干下了姦污乱伦事件，理由是为了满足原始的兽性及人类的本能要求。这些理由都是荒谬到极点的。在哲学上，这种想法应归为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者对世界认识的出发点是精神和个人，认为世界为我而在，「我思想故我存在」及世界在我死后就不复存在等等。以精神为人类最高的境界，不顾物质的客观存在，现实的规律变化，凡事都以自己的心意为依归。

世界是充满着困难和矛盾的。也就因为世界上充满了困难，人们在战略上的藐视困难，在战术上的重视困难，不断的克服困难和矛盾，不断的迎战新的困难和矛盾，人类的生活才显得更有意义，否则，我们的生活将是空虚的。要解决存在於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就得认识真理、意即认识事物变化的原则和规律。要认识真理就要实践！世界上没有不能被认识或了解的事物，只要敢于学习与实践，並把我们实践的结果加以详细的分析，使它理论化，找出其中的错误，並加以改正，然后再把它应用到实践上。如果还是行不通，则必需加以分析、讨论、修改，再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如此，成功的机会就大了。

总之，要生存就要解决困难，要解决困难就要认识真理，要认识真理就要实践，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 四 人的错误认识。

事实上，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单靠亲身体验的实践是不够的，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去钻研书本上的记载，以便认识及吸取前人实践的经验，充实自己。人们是不可能经历每一件事物的，所以只能选择较迫切的问题去实践。由书本上的记载而认识前人的实践过程及方法是间接的实践，就因为这样，所以从前的人对自然界的错误认识不幸地传播到我们这个在思想上没有准备的后代，使我们也获得了错误的认识。要改正这些错误的认识就必须依靠详细的分析及辨证

的了。

人不同于动物的特点：在于人能通过实践而对事物有所认识，从而促使世界产生变化，创造客观环境，使之适合自己的需求，但同时，人们的行动却总是受意识支配着。意识的特点在于它不能直接反映事物的现状，而往往加入个人的主观愿望、经验及理论等，就由于这样，前人对大自然的无知与畏惧感，经过世世代代而留传给我们，造成了人们对神的敬畏和不理解，这大多表现在一般的宗教信仰上。

## 六 人的起源

世界上的物质都是不停地发展，这些发展着的物质是不受任何神鬼所支配，发展是依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而非杂乱无章的。只要掌握好这些规律，好好加以利用，我们就可以制造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地球上人类的起源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了亿万年由猿猴演变而成的，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的每一个理论都有着许多的历史证据与科学论据。因此，人们更可以坚定地相信：一切具有生命的事物都是逐步演变和进化来的。

从生物学的知识，人们可以肯定：生物是由无生物进化而来的，而这个过程需历经亿万年的时间。科学论据说明：

(一)无机物形成有机物的可能性：如碳氢化合物的形成，及它与氧化合成氧衍生物，与氮化合成氮衍生物，

(二)类蛋白质的形成：美国科学家米勒证实甲烷、氢、氨和水蒸气在无声放电下形成氨基酸，进而聚合而成类蛋白质；

(三)细胞的产生：世界上的第一个细胞是由蛋白质演变成的。所有生物就基于细胞的慢慢复杂化而形成，人就是这个发展中的最高级形式。

关于物质的起源，根据物质不灭定律，物质的量是不随变化而增多或减少，所以现今宇宙中物质的量和过去的及将来的是衡等的，更有力地说明了人是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的。

续完

註(一)：罗素的诡论的数学表达方式可参看：

讀

者

來

鴻

編

後

話

敬爱的编辑先生：

又是一份有着明确宗旨、正确服务对象的刊物——《激风》——出现了，我们是如何的兴奋呀！我们要欢呼又一支歌颂光明，抨击黑暗的文艺生力军的出现。正义、进步刊物的一再出现，是对那些在文艺坛上为黑暗腐朽势力服务的牛鬼蛇神的有力揭露与无情打击。我们热烈的期望贵刊能更好的、更出色的长期办下去。此致

团结敬礼！

庸夫上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日

敬爱的《激风》编委会：—

首先，让我热烈祝贺贵刊创刊号的诞生！

对于这份新的刊物，我将以无限的热爱与支持，然而它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样，它难免有时候行差踏错。以下是我个人对贵刊的几点看法：—

(1)封面设计与编排。

虽然封面设计不比得内容重要，但它主要还是要给读者们一个良好的初步印象。所以，编委会应该在这方面下多一点努力。

编排方面是采取“横写”，这是很好的。可惜文章的题目的字体不太美观，如“创刊词”，“不平则鸣·骂”，“读书、登龙”等有死板之嫌。

(2)文章内容的甄选：—

一般上还好，可是那篇“几个哲学问题”写得既“曲高和寡”，又没有什么意思。几篇小说里的人物的刻画不够深入，特别是“第一个55岁”里的强叔。像“经理先生……使我以及我家里大小生活有了依靠”这句话是来自一名满遭剥削的工友吗？难道说没有经理，工友们一个个都要饿死不成？要知道，人民是历史的推动力。还有文章的末段说强叔要向工友们提出控诉。难道他在那里干了二十多年，没有看到类此事件的发生？还是他从来不理他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一直到当他尝到苦头才来“控诉”？在“三毛钱”里，特示司机竟向人哀求流泪，试问这是应有的表现吗？

又，“读书、登龙”一文里，作者费了大把笔墨来“自我嘲解”一番，这是一个高级知识份子的悲哀，是鲁迅的“孔乙己”的再身，这跟劳苦大众是毫无关系的。“腐朽”写得文绉绉，不知在讲些什么。

也许以上我讲的都是“废话”，可是却是我的几点浅见，企望能供诸位参考。

末了顺祝

编安

铁牛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

\*\*\*\*\*

《激风》创刊号由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爱护和支持，一版再版。这不但激励了我们的信心，而且也证明了健康文艺在此时此地是受大众拥戴的。

尤其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许多热心读者们的来信。在信中，我们看到了真挚的讚语，也看到了诚恳坦率的批评和建议。希望读者们再接再厉，毫不客气地鞭策我们，使我们能不断地前进。

对于读者的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要表示最大的谢意，诚然，我们缺乏经验，可是，只要坚决地勤于学习，勇于改错，绝不向困难妥协、低头，我们仍会走向光明大道——一条大家的路。当然，路是崎岖的，学走时总会摔几跤，摔重了，还要靠朋友扶持一把的。

现在，第二期的《激风》面世了，走的仍是这一条路。宛如幼苗从顽石缝中钻出来，《激风》的茁长，是一件好事。然而，矛盾存在于每一件美好的事物中，无论那里，正义与恶魔都在不断的搏斗着，而群魔乱舞的当儿，纤弱的幼苗难保不被毒蛇猛兽所践踏、破坏。

这以后，《激风》是否仍循着这条路，抑或走入歧途撒播毒素呢？这唯有依靠广大读者的关怀，并毫不留情地加以判断和指正了。

历史告诉人们，正义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 编辑部 ★

廣告效力最宏

# 東南亞 權威報

SIN CHEW JIT POH

星洲日報

社址

號八二一律申敏羅：坡加星  
 五七—三七至一七—三七：話電  
 。部行發，部告廣：坡隆吉  
 號九十三街丹蘇  
 六三—六八至四三—六八：話電  
 。部訪採，部理經  
 號三十八街丹蘇  
 三七三八二至一七三八二：話電  
 。廠刷印，部行發，部輯編  
 號九十卡曼士蘭惹。也再靈打八  
 三九八四五，一三二三五：話電

## 四海源(私人)有限公司 SOE HAI GUAN CO., (PTE) LTD

號七十三街逸亞落直坡嘉新  
 No. 37,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1. Phone: 77904

器機船布米糖產土膠樹  
 務船理兼商口出進貨雜

RUBBER, PRODUCE, SUGAR,

RICE, TEXTILES,

MACHINERY & SUNDRIES.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SHIPPING &

GENERAL COMMISSION AGENTS.

## 永成發

## YONG SENG WHATT

冷藏新鮮肉類，乳酪，罐頭糧食  
 入口代理商

COLD STORAGE & PROVISION STORE  
 FROZEN FOODS DISTRIBUTORS

批發部	門市部
新加坡大坡二馬路三八三號	新加坡大坡二馬路三七九號
電話：九七四六六	電話：七〇一二三
九七四六七	電話：七〇一二四

(麥腦利)，鮮奶，雪糕，菓汁部

新加坡大坡二馬路三五—一號  
 電話：七—一三五  
 電報掛號：“YONSENWHAT”



榜鵝大酒店(私人)有限公司

PONGGOL HOTEL (PTE.) LTD.

TRACK 24, PONGGOL ROAD, 11½ M. S.

SINGAPORE, 19. TEL: 882194

新加坡最美麗及不同凡响的遊玩勝地——環境優美、風景如畫，有廣闊停車場

### 旅館部

房間舒適，冷氣設備，  
有私人陽台，具備種種  
優點，爲您提供滿意的  
服務，必令您獲得「賓  
至如歸」之感。

### 天鵝廳

一流設備 一流樂隊，  
港台星馬歌星駐唱，  
一流名廚 一流菜色，  
大宴小酌 欣迎定座。

### 啡咖座

環境幽靜，食品飲料第一流，是社交憩息，促膝談心的最佳場所。

### 池塘花園

景色迷人，另有一番風味，您的孩子可無拘無束地在遊戲場上玩耍，  
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樂趣。

每日營業時間至午夜十二時，星期六或公共假期延至凌晨二時。

雲

南

書

局

YUN

NAN

BOOK

STORE

No. 101, OUTRAM PARK, OUTRAM ROAD,  
SINGAPORE, 3. TEL: 982234

Branch:

83, NANYANG AVE. 14¾ M. S. JURONG ROAD.  
SINGAPORE, 22. TEL: 651119

SPECIAL PRICE UNIVERSITY TEXTBOOKS  
(AVAILABLE IN TAIWAN, JAPAN, INDIAN,  
AMERICAN & RUSSIAN EDITIONS ETC.,)



快捷，安全，可靠...  
的豪華



聯邦汽車有限公司

銷售與服務 烏節律，新加坡。



*With Compliments From*

**CHONG GAY THEATRES LTD**

237-A, OUTRAM ROAD, SINGAPORE, 3.

TEL: 96460-77438-75715

綜藝戲院有限公司